

杜

詩

闡

杜詩闡第三十一卷目

舟出江陵

移居公安

官亭夕坐

醉歌行

贈衛大郎

送韋少府

公安懷古

呀鶴行

送李晉肅

北風

憶昔行

送顧文學

留別大易

曉發公安

發劉郎浦

別董頴

幽人

泊岳陽城

纜船苦風

登岳陽樓

送魏少府

冬晚長孫歸州

陪裴使君

過南嶽

過洞庭湖

宿青草湖

宿白沙驛

上水遣餽

解憂

湘夫人祠

祠南夕望

宿鑿石浦

早行

過津口

次空靈岸

宿花石戍

早發

次晚洲

發白馬潭

遣遇

野望

入橋口

銅官渚

北風

杜詩附卷三十一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公安詩

大曆三年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

二句

形骸原土木舟楫復江湖

社稷纏妖氣千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

以上

陵之南光平沙淨天銜闊岸紆鳴蜩隨泛梗別燕赴秋菰

海內孤鶴託難高臥饑寒迫向隅寂寥相煦沫浩蕩報恩

珠溟漲鯨波動衡陽雁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

竊商歌聽時憂卞泣誅十句正是投何處去此都之意經過憶鄭驛斟酌

旅情孤二句奉寄少尹之懷

我出峽至江陵今更欲何向耶早知此都不可懷何必
向江陵而問道乃曾幾何時窳然復去此都也所以然
者我身譬之西岸土偶東岸木偶本漂流無定故萬里
扁舟又向江湖他適且況社稷蕪蕪久纏妖氣下戈處
處漸送老儒既為老儒百年誠為棄物既纏妖氣萬國
盡是窮途雖去此都究不知投何處也出江陵但見南
浦平沙雨洗而淨南浦闕岸天街而紆南浦鳴蜩隨泛
梗而不定南浦別燕赴秋菰而未歸二物似客子而客
子終何之也豈忘高臥榻託誠難何自向門饑寒所迫
望煦沫以救涸寂矣無聞擬銜珠以報恩不知其處猶
慕鯨波之奮鬣願為雁影之隨陽或者南征問懸榻之
鄉追跡徐暉東逝遂乘桴之與鷁此宣尼乃窳戚高雖
不逢舜禰卞和泣玉頻遭楚諫雖去此都究不知投何
處也經過鄭驛此詩誠念旅情無人憫恤庶幾少

尹爲我斟酌以示我何去何從與○結句卽屈原卜居於詹尹意挽到首二句以見不自決欲取決於人

移居公安山館

時公移居公安假病山館非直移居於此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

四句移居

安山鬼吹燈滅廚人語夜闌

二句山館

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

安二句曉行之感

晝無事務也南國偏多天既寒矣北風尤甚而況山行路岌岌然如登木杪未幾就宿身飄飄然恍在雲端此時虛館寂寥與鬼爲鄰而燈光明滅偶聞人語不能成寐而繼夜旁皇雞鳴卽發前路茫然誠傷世亂不敢卽安

爾云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蒹葭

四句官亭

夕景不返青絲鞵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

四句

戲簡少府

南國少寒砧聲亦起西江在西落照已沉乃砧聲起而蟋蟀與客愁俱動西江晚而蒹葭與官亭一色此際急須少府耳乃少府青絲之鞵久而不返使老翁夜燭之花坐而虛燒我望少府者以少府是地主冀得酌流霞傾倒宿昔云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

鷹整副當雲霄

四句

君不見東吳顧文學

公自注顧

君

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爲君掃

四句

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

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為歌行歌主客

以上
醉歌

漢梅福為神仙尉豈易得哉今顏少府其才孤標如天
馬然志在千里如秋隼然常思九霄今有題壁之舉誰
優詞翰在坐者有顧八分文學即東吳顧況有杜陵老
布衣即西漢杜陵老杜陵老為詩家顧文學有筆勢一
旦升堂以是詞以是翰為少府揮洒而題壁楚有七澤
是日之霜風正來楚有赤壁烏蠻之落照方銜初冬落
照在西南烏蠻在西南之極故落照直銜鄂州赤壁也
此時老翁酒酣至於耳熱頭白亦忘又何知有霜風凍
澤凜慄之寒烏蠻落照遲暮之景所以然者感君
意氣痛飲不惜一為歌行以歌主客之興致而已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鈞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

二句

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夷

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漢由來合風雲若有期

六句
美衛

族形容勞宇宙質樸謝華軒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

山散隱水煙通徑草秋露接闌葵入邑豺狼鬪傷弓鳥雀

饑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栖遲六句移居公安交態遭輕薄今朝

所思二句挽起意

人有不易得者以其能知我病也。衛侯是矣，但他人之病，人知之，我之病，我自知之。如何衛侯能知我病，蓋由其雅量，容物清襟，照人雅量如此，故有意氣，而平生足感清襟如此，故有文辭。而少小已優，意氣過人，故四海之契，由來投合。文辭映世，故風雲之合，若可相期。我爲宇宙而形容憔悴，去軒冕而自安，寒劣從古以來，幽人多泣，歲月不居，壯士生悲，我之多病，良由乎此。今務居小安，徑迷水煙，園荒秋露，沉入邑而豺狼交鬪，傷弓而鳥雀還饑，乃移居於是者，白頭作客，聊供宴息耳。烏几尚在，且伴栖遲耳。自入江陵，交態輕薄，大概可臆。今至公安，所思頗密，誠以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也。○公在江陵，字小史，相輕吾道窮矣。公安顏少府外又得

剛大郎於少府曰不易得於大郎亦曰不易得志素亦
志慨也但公安多警公於山館卽有世亂敢求安句後
死發又曰鄰雞野哭如昨日發劉郎浦又曰岸
上空村盡豺虎此章入邑豺狼闕必有警也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迨逆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

二句

念我能書數字

毛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

詩不必傳之故

日短江湖

白髮前

念我

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

起

結

周韋復爲道遠公後嗣多賢者少府亦一人惜乎重道
維筵將散也我送爾爾應有書以貽我他日能書數字
至我心慰矣爾念我先有詩以貽爾將詩不必萬人
傳則我心尤慰矣夫我詩不必萬人傳者以時方危而
黃塵之中兵甲紛紛耳世無可與言詩者不必傳可也
爾書猶望能將數字者以日方短而白髮之人江湖汲
汲耳念我老而來日苦短不貽我以數字何忍也以爾
華胄又且賢能一命蹉跎如此以我老大復當亂世一

身流落又如此古往今來可勝涕淚分手之際祇有斷腸極目風煙黯黯然共之矣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漢劉備城

二句公安縣古跡

寒天催日短風浪與

雲平

二句景

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

含情

四句懷古

公安之野曠矣相傳孫權封呂蒙為亭陵侯地有廢城此呂蒙營是也公安之江漢矣相傳劉備為荊州牧其湖尾有中軍寨此劉備城是也於時野曠寒多欲催短日江漢風急直卷孤雲因想當年劉備與孔明如魚得水君臣之契洒落出羣呂蒙蒙關羽詳謀詭計戰伐之名飛騰何在維舟於此鶴仰古跡不禁長嘯含情無限云

呀鵝行

病鶻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身過
眼歸鴉錯回首緊腦雄姿逝所向疎翮稀毛不可狀以上
病
疆神迹復皂鵬前俊才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
熊羆欲螫龍蛇淡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六
句

鶻本鸚鳥能搏擊者今病矣宜其孤飛見醜俗眼彼江
邊衰柳豈鶻栖身之所亦病而宿此耳當此清秋落日
正搏擊之候側身已久其何能為乃過雁歸鴉不知其
病尚怖其搏擊而錯回首豈知此病鶻雖有緊腦雄姿
其氣已迷所向矣徒然稀翮疎毛其衰亦不可狀矣雖
則云病其神之疆猶趨皂鵬前其才之俊尚在蒼鷹上
當此山寒而熊羆藏江濶而龍蛇伏哀此病鶻豈能黑
黑此時應有一擊乃失聲濺血者豈其初心傷哉鶻也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晉肅卽李賀之父

韓退之有諱辨

正解柴桑隄

下沔鄂

仍看蜀道行人檣鳥相背發塞雁一行

鳴二句

南紀連銅柱

下沔鄂

西江接錦城

人

憑將百錢卜飄

泊問君平

二句

江陵有柴桑里吾已去蜀而下沔鄂不謂今日仍看子
有此行於時入蜀者向西下沔鄂者向南檣鳥之發適
相背焉惜人與檣鳥背背耳乃爲兄者在前爲弟者在
後塞雁之鳴原一行焉借人不如雁之旅行也我下沔
鄂山南遠去已連銅柱若入成都向西湖游直接錦城
南紀西江正相背發異於一行鳴者顧錦城吾舊遊昔
爲嚴君平賣卜處我從此南征漂泊日甚子到錦城憑
將百錢爲吾卜何去何從庶不至有迷途之泣耳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

四句

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我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

四句正意

南極氣暖本不耐寒北風一吹南極爲破所以朱鳳亦苦成垂不能自振耳洞庭湖上寒雪初飛此時卽鴻雁小鳥亦無歸宿之處朱鳳成垂君子困矣鴻雁安歸小人窮矣況十年兵革六合靡遺殺氣積人煙稀誠不如長往高蹈爲商山採芝人耳時清猶然世亂栖栖獨何爲耶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良岑青輝慘么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迴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

以上憶昔訪仙而入山

弟子誰依白

茅屋盧老獨啓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火燒丹人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

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以
憶昔仙逝 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神猶左

二句祕訣
總收

隱文須內教晚歲何功使願果更討衡陽董鍊師南遊早

鼓瀟湘柁

四句訪
董鍊師

昔年有志仙學聞有華蓋君隱於王屋之小有洞中洪
河越怒濤亂流駕舸辛勤如此將以謁華蓋君也乃人
棺上天不可得見良岑之青精寂歷山中之么麼慘澹
崖空壑靜行步超羗惟有對秋山而翠暗消虛仙賞而
淚交落耳先師逝矣弟子誰存獨有盧老開關延我但
見搗藥之塵還拂巾上燒丹之火已灰階前仙鄉空闕
而難尋仙駕飄搖而如在餘霞落照候忽東西華蓋在
焉呼之欲出既而松風謾謾澗水泠泠青兕亂齋黃鹿
欲吼遂辭良岑而歸從此遺跡空追夢想難憑夫吾謁
華蓋君者將欲得其祕訣聽文耳願祕訣隱文語言不
傳神明斯契曠昔壯盛已見蹉跎今日衰頹願何由遂
幸有董鍊師者近在衡陽庶不得之華蓋君或得之董

鎮師南征便舫我
唐志載盧老知未來畢隋時將鼓花從遂矣
○寓雲際寺後館于唐崔鉞家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益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最願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

公自注明皇師韓擇木嘗於彩牋上八分書賜張說

三人竝入直恩

澤谷不二顧子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鈞淡法更祕

以上敘其遇

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

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班揚間白首不相棄驛駟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爰難遲暮敢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向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才盡傷

形體病渴汚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蹟

以上敘交

我甘多

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爲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辛苦行

順從衆多意

四句俱跟胡爲二字

舟楫無根蒂蛟鼉好爲祟況兼水

賊繁特戒風颺駛崩騰戎馬險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

勤勉防縱恣

以上適洪吉州洗發遠作辛苦行二句之意

邦以民爲主魚饑費

香餌請哀瘡痍漢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

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

以上勉之

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

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

以上飛之

蔡中郎善八分中郎沒八分惟粹矣文學獨運鐵錘筆力所之更無餘地同時有管擇木蔡有鄰者開元中亦善八分碑版並列蓋由玄宗工於此書人皆應運一時刻且皆蒙品題文學與韓蔡同功一體也文學號明眼

工細書玄宗愛之。日示諸王。其鈞漢之法。比韓蔡。祿
文學寵遇如此。乃其與我遊也。獨遺聲利。往時追隨。開
寶年間。浩蕩長安。武縱歌豪家。或飛文省寺。我謂君也。
字與韓蔡並。驅君謂我也。文與班揚並。駕兩人交情。遂
期白首。蓋由文學。志富貴。交賤貧。譬彼驕駟。脫金轡之
飾。入窮巷之中。但知朋交難得。白首如初耳。今日時移
勢易。與文學相見於公安。話及升沉。能無涕泗。同首彼
時。佩玉珂登青雲者。豈必皆賢。卽如我江淹才盡。司馬
病渴形體支離。省郎徒玷。不謂故舊如文學。依然猶昔。
處危時。話顛頭也。但我廿多病。不復有爲。子苟憂時。宜
懷大志。胡爲衣食坐困。亦煩饑驅。胡爲顏面向人。不能
快意。胡爲作此辛苦行。不知世路之險。胡爲順從衆多。
意若有隨俗之情。彼舟楫波濤。本無根蒂。蚊羅陸梁。所
在爲祟。汎水寇復繁。風颺更駛。此辛苦行之當慎者。至
於東方。諸國節度。驕暴兵革紛然。多殺長吏。似此危邦。
亦宜裹足。子柱干焉。所常勤勉。自持防其縱恣。此衆多
意之難從者。子既有憂世之志。則此行當以救民爲急。
夫民爲邦本。以食爲天。譬彼魚饑。須投香餌。今日東方
赤子。瘡痍已極。天子遣皇華使。處此一方。將務惻隱。絕
誅求。子當爲民請命。訴之使者。俾將牧民之吏。慎加選

擇達之朝廷試可而任夫剛隱為賢誅求為愚其情較
然各別一選擇而立判也至於烈士以苟得為恥俊傑
當自致其身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燕不栖惡木
子雖困於衣食亦當固窮守志不然猛虎行之謂何我
出郊揮涕贈子
以言盡此矣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

二句起

數問舟航留製

作長闕篋詩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早放春

四句承麗藻
初逢休上人

先踏鑪峰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二句應
隱居欲

就廬
山遠

我本風塵中人廬山遠公非我徒也既已隱居將欲就
焉爾大易本廬山遠公之徒乃方特麗藻自比詩人古
沙門以能詩者惟休上人天易其將為休上人耶知我
欲發數問舟航蓋將貽我以詩惟恐製作不傳於世我

存諸篋笥擬其心神何以擬之不見沙村白雪時將春
仍含凍也心神之靜得如白雪之仍含凍否不見江縣
紅梅時猶凍已放春也心神之動亦似紅梅之早放春
否以此擬大易心神卽以此擬大易麗藻夫麗藻非沙
門本色大易尚舍休上人就廬山遠我此行先遊鐘嶺
爲汝置蘭若片席地大易其徐飛錫杖就廬而訪我永
謝風塵頓空麗藻卽
心神亦有皈依也已

岳州詩

大曆二年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曉發公安又曰數月憩息此縣追言之也數月憩息以見淹留之久實無數月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

色生態能幾時

四句

舟楫渺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

二句

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二句 總結

擊柝罷，明星出，天曉矣。擊柝，明星若爲憩息者，促之行。復欲罷客，子歷此罷者，誠不知幾久，亦不遲，催客。早發者，又不獨明星，鄰雞亦哭矣，而猶夫昨日。如往者，大率此鄰雞類，物色亦多態矣，而能有幾時。此時忽而彼時，大率此物色類，時之倏忽無常如此。因是而發，我之舟楫，我之蓬廬也。一星渺然，自此而去，世之江湖世之萍踪也。名爲遠遊，無前可期，自此去，已往之公安不可問，無前期將來之公安未可知。地之漂泊靡定如此。夫光陰爲過客，今日之新爲明日之陳，出門轉瞬已陳迹，所謂如昨日能幾時，無常者，信無常也。天地皆逆旅，此地之我終爲何地之我，藥餌扶我隨所之，將所謂自此去，無前期靡定者，信靡定也。我從此賤發矣。

發劉郎浦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

上空村盡豺虎。

四句發浦

十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尤相催。

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

四句發浦之情

此劉郎先主納吳女處今日挂帆而此早發但見浦
上疾風颯颯不已直至亭午塵沙未開如之何早發益
由此浦荒涼村空人去豺虎縱橫不得不然耳乘此十
日北風南行正利楚澤雖多漁父吾舟愁與爲鄰黃帽
青鞋歸計已辦能
無挂帆早發耶

別董頌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有求
彼樂土南適小長安別我舟楫去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
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閭望無令霜雪殘

以上別董頌

老夫纜

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寬漢陽頗寧靜
峴首試考槃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

以上自敘

董生際窮冬逢逆浪道里苦寒矣董生不知苦寒浩然
長往者有母在家缺於甘旨爲負米計耳彼鄱州在南

陽爲小長安小長安爲樂土董子雖不知道里美也我
則覺君衣裳單也此間知鄧州者爲趙公聞其有氣節
能篤賓主款但董生有母倚閭必早歸以慰母望可令
霜雪之年又加摧殘哉董生已見開帆老夫亦將解纜
董生缺甘旨將適樂土而有求老夫缺朝餐欲謀脫粟
而無自兼之兵甲載道懷抱難寬我此行將適漢陽登
峴首今日黃帽青鞋早發歸來之興他年食薇
采蕨何須脫粟之求董生異日一念老夫否也

幽人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

四句與

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乘我忽若遺內懼

非道流幽人見瑕疵

以上自敘見棄幽人

洪濤隱語笑鼓柁蓬萊池

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嘖嘖

元和津所思煙霞微

以上敘幽人滄洲之遊

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

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四句思衡山之遊

孤雲何嘗有族然亦羣遊蓋神物各有所依耳但問世
一出如麟如鳳亦為神物往來霄上不屑人間幽人猶
是也往有惠詢實為幽人滄洲之遊曾與相訂不道中
年以住忽爾棄予豈真天高信斷致爽成約亦我無仙
骨幽人早見其有瑕疵也遙想幽人在滄洲上溯洪濤
訪蓬萊日出扶桑珊瑚照映帆依翠蓋手把仙衣屏一
切凝蕩慮服元和之液搜煙霞之微惜乎我獨見棄滄
洲期阻也自傷碌碌雖知名於世何足為榮徒使商山
採芝之興局促未遂今遊潭岳訪董鍊師於五湖間其
如風波浩蕩歲暮道遠傷如之何○此章大意是寓言
孤雲四句況已如孤雲寡耦少徒又如麟鳳出非其時
也天高無消息君門九重也棄予忽如道退若墜淵也
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信見疑忠見謫也淇瀋隱笑
語妓世遂萊池憂讒畏譏思與人共濟也崔嵬扶桑日
照耀珊瑚枝遊神於蓬萊宮闕青瑣朝班也風帆倚翠
蓋喜把東皇衣猶望翠華重遇美人一寤也熾救元和
津所思煙霞傲若將屏一切疑萬慮真闔闔之或通也
知名未足綱局促商山芝自悼脩名不立進不能離尤

退不能脩初服也。公為扈從臣，亦商山羽翼之流。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既不能為採芝四皓，又不能為泛湖越大夫。曰有餘悲，情見乎詞矣。接留青日札，詮公遊子一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二句謂公戀戀不忘朝廷，冀衰老而猶得見君，故云。則此詩思闡似亦未謬。惠詢斷是惠二東皇太十九歌之一。

泊岳陽城下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

二句岳城

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

二句舟前之景

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

鵬。四句泊城之懷

岳陽臨江山，城雄峻百層之高。僅見此耳。泊舟城下，江闊而風來於岸，夕浪都翻，風急而雪拂於舟，寒燈亦酒暮景幽哉。凡人留滯有才盡之悲，今也才難盡，抑艱危有氣衰之恨，今也氣益增，意者圖南之志尚未可料。彼鯢鵬變化，何常之有，亦願才氣何如耳。我對此岳城，崔嵬還覺才氣雄壯，夫豈肯終於留滯老於艱危者。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東岸朔風疾天寒鵝鴉呼漲沙蘆草樹舞雪渡江湖

四句風

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

二句攢船苦風

因聲置驛外爲覓酒家

爐

二句簡鄭

北風疾矣水邊鵝鴉亦因風而驚呼不已不特此也沙
爲風蘆迷岸上之草樹雪因風舞波萬里之江湖人坐
風中非九日而帽頻落舟在風裏少共濟而維亦孤似
此天寒亟須杯酒州官是鄭莊固置驛矣置驛無解於
寒置驛外須爲我覓酒家城濼此寒
況我因風聲寄語不識判官亦聞否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二句登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庭水二句洞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

流四句登樓所感

我意中向有洞庭水。今登岳陽樓見之。因知吳楚之界。東南以圻乾坤之大。日夜常浮於時。四顧蒼茫。百端交集。常此煙波淼淼。安得親朋一字寄。洞庭湖邊常此萬頃茫茫。惟有老病孤舟泊洞庭湖上。所以然者。關山之北。戎馬正滿。憑軒一望。不禁涕泗淋漓矣。○是年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備吐蕃白元光率抱玉各出兵擊之。是戎馬關山北。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歷代皆有之。四句泛起

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饑。象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迥我蒼梧陰。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虛恐黃金貴。自

笑青雲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季子黑貂做得母事

嫂欺尚爲諸侯客但屈諸縣卑

以上敘少府

南遊炎海旬浩蕩

從此辭窮途仗神道世亂輕土空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

期

六句之交廣

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遊

子悲侍婢艷傾城綃綺輕霧霏掌中琥珀鐘行酒雙透迤

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盼合珠碧贈於斯上貴

見肝膽下貴不相疑心事披寫間氣酣達所爲錯揮鐵如

意莫避珊瑚枝始兼逸邁興終慎賓主儀

以上勉之

戎馬聞天

字嗚呼生別離

二句送別之情

賢豪多矣大抵功成於前名垂於後其功則實其名則虛一已之功名如此子孫之陵替可知卽如爾爲鄭公

四代孫世澤未遠今已苦饑誰識毛骨尚在爲麒麟兒也當太宗朝附祖磊磊落落以樸直致君遂成貞觀盛治從此家聲亦振今子孫屈爲少府又何行色之微耶偶然邂逅乃見爾毛骨已足麒麟之種聽爾議論更服公侯之姿庶幾黃金滿籠青雲立致如何長卿於武帝本是同時季子於嫂妻不免訴鷹以麒麟兒至爲諸侯客以公侯器屈爲州縣卑空行色之微耳交廣爲炎海制爾今南遊於彼江湖浩蕩從此窮途人事難憑庶幾天相蓋世亂時危家聲誰念離鄉去國爲人所輕當歲暮而解帆乘春風而歸里可也爾去廣州地多豪貴應出入朱門華屋矣爾本世家子弟彼王食蛟螭傾城侍婢綉綺琥珀之類不過富貴家物色在子當此自應貴土視之縱使新歡縫絳羅燭通宵梁棟淡沉飛星卜夜日挑心招兩情頓洽投珠贈碧於此忽講爾當此際但須露肝膽披心事酒酣氣壯一達留中所爲雖有寶重如石家珊瑚者不妨揮鐵如意以碎之似此逸興勃若無人仍須慎儀成禮而退爾勉乎哉妻其蒼梧之陰形矣炎海之甸茫茫天宇戎馬紛如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也

冬晚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歸鄉。南客瀟湘外，西戎鄠杜旁。

四句自敘

衰年頓益晚，費日繫舟長。會面思來札，銷魂逐去檣。雲晴鷗更舞，風逆雁無行。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

以上送別

我嘗爲節度參謀，宜坐帷幄。今休矣。昔爲參卿，今成蕩子。蕩子本鄠杜人，今作客瀟湘外者，以鄠杜爲西戎逼處耳。猶幸舍人在，爲傾蓋交坐此，留連難別。繫舟費日也。別後來札，不能遽期。今日去檣，黯然欲絕，不見雲晴而水鷗更舞，風逆而雁亦無行乎。我老矣，雌雄之劍久藏匣裏。舍人於雌雄二劍，任意選用，或雌伏，或雄飛，出處之際，舍人必能審擇無誤。選之當，則雌雄皆得其用。選之不當，雖有吹毛之利，豈能爲我用哉。舍人慎旃。

自岳州往潭州詩

大曆四年

陪襄使君登岳陽樓

湖閣兼雲霧樓孤屬晚晴

二句樓

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

二句陪使君登

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

二句樓外之景

敢違漁父問從

此更南征

二句將之

湖閣則雲霧常兼樓孤則晚晴專屬我陪使君登此自顧非徐孺子使君之禮以余孺子而有加使君是謝宣城宣城之詩今得使君而若接於時凭樓一望雪岸之上叢梅已發春泥之中百草亦生時物又春矣昔者屈原見放漁父問之告以與時推移汨泥揚波之道屈子不從是違漁父問也我何敢然而更作南征終老江潭哉

過南嶽入洞庭湖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翠牙

穿裊蔣碧節吐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

以上過南嶽 壤

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迴

赤壁浩浩畧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

以上入洞庭

聖朝

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廝養名賢隱鍛鑪邵平元入

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烏

八句過嶽入湖之感

岳陽城下岷澧湘江三江皆會於此洞庭湖則在郡城西
南將發之際三江波浪爭道而趨至岸轉而上與湖始
判也鄂渚者在江夏遠望之雲樹忽分衡山在舟左遙溯
之舳艫若引蓋衡山東南二面臨眺湘川自長沙至此
江湖七百里中有九背焉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是也舟
過南嶽但見衰蔣穿牙青蔥拂棹寒蒲吐節碧色迎舟
是百卉逢春皆有生意獨我老病逢春潦倒既過南嶽
遂入洞庭而見田壤之童早犁雨雪漁人之屋低架泥
塗楚地卑濕壤童漁屋有如此者此時風帆拽滿水驛
微茫隱見武昌間者赤壁非耶既入湖悠悠愈遠冥冥
蒼梧野者九疑是耶已過嶽浩浩不見睇蒼梧而弔帝
子遺恨猶留望赤壁而笑曹公壯圖終屈在事如此本
朝御極方光有何遺恨中原尚存殘孽正須壯圖而乃
才以見遺多隨廝養名賢失志半隱鍛鑪此種瓜邵平

仍還故國思鱸張翰卒返江東我今亦在縣養鍛鑄之
間竊比邵平張翰之跡危檣獨泛夜烏同栖痕不斷
豈無
故哉

過洞庭湖

此題舊編耒陽後泥於詩
中回檣二字也今移於此

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隄盤古木迎櫂舞神鴉四句

湖

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過

洞庭湖有射蛟浦爲飲飛斬蛟之所而青草湖圍於其
外洞庭湖有龍堆舊置白沙驛於此而龍堆卽隱於其
間而況古木護隄盤盤何密神鴉舞舞陣陣如迎湖興
矣此處有洪波爭道破浪往者直南風之正此處岸轉
而分江湖回檣行者緣畏日之斜遙望湖光與天俱遠
乘槎之興我終遂哉○迎櫂舞神鴉必得食而舞唐人
張裕長沙詩水客提蔬來江鳥接飯充熊羆登董監廟
詩神鳥慣得商人食飛赴征帆過蠡湖孫光憲竹枝詞

商女經過江欲暮散拋殘食飼神鴉等句可証畏日也
日也左傳趙盾夏日之日註曰夏日可畏即公祖杜尚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

二句青草湖

宿業依農事郵籤報水

程二句

寒水爭倚薄雲月
迢微明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

征四句宿時情景

洞庭猶在又是青草湖一湖中有兩湖南名青草北名
洞庭是青草湖之名續洞庭爲之耳湖中有洲洲上有
田有田則有農事我之宿業依農事而已湖上有驛驛
次有夫有夫則有更驚是岸上郵籤若爲我報水程也
宿業所依處寒水因而爭倚薄郵籤所報時雲月因而
迢微明所可感者湖邊春雁咸動歸思雙雙羣起向北
飛去顧我方南征也雁却北歸豈
緣我之南征故意以北征傲我耶

宿白沙驛

公自注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四句
驛萬象皆春色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好的近南溟四句

宿驛

之感

水宿多矣落照如故人煙徧矣又到此亭地名白沙驛
邊之沙不改舊白湖南初過湖外之草猶見新青春色
固不止此卽此而觀萬象已呈萬象雖則如此其如客
子終年自泛此去隨波無限好景月光的的不已直逼
南溟哉○的的是月宋之問
寒宵引明月的的寒潭中

上水遣懷

由岳之潭湖洞而上一路上水舟
行最艱合下數章皆寫舟行之險

我衰太平日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爲安得不皓首驅馳
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爰低顏下色

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窮迫挫辱懷常

如中風走一紀出西蜀於今向南斗孤舟亂春華暮齒依

衰柳

以上上水之故

冥冥九疑葬聖者骨已朽蹉跎陶唐人鞭撻

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譏毀竟自取鬱沒二悲魂蕭條猶在

否

以上上水之懷

齒翠清湘石逆行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酣

杯酒訶謔互激遠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賴穎脫手

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

以上寶敘水之事

蒼蒼衆色晚熊挂玄

蛇吼黃熊在樹顛正爲羣虎守羸骸將何適履險顏亦厚

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

八句遣懷之指

時平而我衰者都緣戎馬之餘多病使然耳謀生又拙能不錯首跋涉雖徧餬口爲艱而況新進日生长成都

謝惟。有低顏向人耳。其在故人憐。我困頓時。有善誘之詞。若彼後生。見我老醜。反有凌人之氣。因而窮迫日甚。巽懷遂阻。奔走四方。何异伯通病狂中風。自捐盛時。入蜀以來。周一紀矣。今往潭州。孤舟凌亂於春華暮齒。依栖於蒲柳。因數有虞至聖。骨朽九疑。何況陶唐後人。摧殘已久。其爲衰老。不亦宜哉。此地忠如屈原。賢如賈誼。一朝被讒。賈志隕命。兩人悲魂。蕭條不見。我今放逐。流離亦猶屈之行吟。賈之壽命難延耳。於是上水齒岸。之石見而湘水之清益急矣。林藪之路迷而逆行之筏難施矣。乃篙工偏於此。試奇其密。逞巧也。意氣之壯。若酣杯酒。其互激遠也。回斡之機。亦明授受。篙工於此。真有不動聲色。波瀾老成。嘯歌自得。成竹在胸者。是篙工之經濟也。善知者誠觸類以推之。他事莫不有穎脫之機。而古來經濟之手。如操舟者。何獨罕有彼世路之險。有甚於水。不見熊噬蛇。羅搏虎。抱此羸軀。而曰我能履之。顏其厚與。惟達者知幾。隱忍自安。與俗浮沉而已。○公杜氏慕誌。稱統系伊。初分姓。唐杜送唐使君云。與君陶唐後。陶唐人。公自謂也。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其濟向來雲濤盤

公自注雲濤盤離名極爲險阻衆

力亦不細呀坑瞥眼過飛艖本無帶得失瞬息間致遠空

恐泥

以上言操舟

百慮視安危分明異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

期勿替

以上言爲國

同舟有共濟之義我減米而濟其饑斯遇險而得其力
猶憶向來雲濤盤之險衆力回斡其功不小所以呀坑
之中瞥眼而過若不經意者然此飛艖無帶可恃爲
得爲失只瞬息間過此誠爲僥倖猶恐致遠不能假使
一泥將如之何所爲減米散舟還期共濟也豈獨行舟
百慮皆然異賢計事分明不爽苟能廣操舟之理計安
慮危拳拳勿忘天下又何事不可理哉○古之善爲國
者善操舟者也故於風波震蕩中無傾檣摧楫之患後
之不善爲國者不善操舟者也舟楫之具不裕於前其
濟之計不圖於後此何待狼頭鹿角之險然後變色安
湖順流議者已抱傾覆之慮公於上水
行行作此章名曰解憂正憂之至也

湘夫人祠

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也陳澧注曰舜長
如娥皇次妃女英三妃癸比從堯而言皆謂帝子從舜
而言皆謂之妃其曰湘君湘夫人
者後人從湘起見以水神算之

肅肅湘妃廟空牆碧水春蟲書玉佩薛燕舞翠帷塵四句

晚泊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四句

之感

肅肅然人焉思敬者此湘妃廟練以空垣但對碧水春
耳玉佩猶懸蠶書成蘇翠帷還挂燕舞彌塵乘此晚泊
登江薦蘋將敬因歎湘妃何為有此廟蓋由大舜陟方
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為恨不淺所由作上淚痕斑斑未
滅後人立祠於此志憑弔云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

四句夕望

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

二句夕望之景

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

嗟

二句夕望之感

入潭上水牽用百丈江色隨之逶迤所以孤舟泛日直至日斜湘祠始北望也昨登杖屨餘興猶餘無奈極且雲沙已斷何難辨水空曠猶在目中乃翠帷玉佩杳不可見此際叢叢春竹山鬼應迷娟娟暮花湘娥空倚只因二妃泣望蒼梧恨不得從故春而迷暮而倚無時不思心王情有如是清彼湖南湘水清絕愁人自南巡至今萬古長嗟有如一

日夕望何能爲情矣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颼風過無時舟楫不敢繫回塘
澹暮色日沒眾星嘒缺月殊未生青燈歿分翳

八句宿浦窮途

多俊異亂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歲斯文憂患

餘聖哲垂象繫

六句宿浦之感

此行早宿爲同舟之賓從勞思休息之耳當此仲春江
山明麗幸而早宿可供遊覽無奈颶風無常維舟未穩
因舍名勝逶迤回塘此回塘上暮色已淡日沒矣星明
矣月魄未生燈光半收矣處此窮途亦有俊異只因世
亂到處寡恩況鄙夫如余者放浪餘生何求之有不遇
草草卒歲已耳夫窮途爲憂患之途亂世爲憂患之世
斯文未喪多出憂患古人憂患作易如象繫一書文王
不蒙難孔子非莫容則此書亦不傳今處亂世值窮途
俊異固聖哲之倫鄙夫亦斯文
之徒也賓從雖勞亦可自遣夫

早行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

四句總起

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罟網設法害生成

四句寓言

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揖讓崩迫開其情

四句早行

之感

夫人一日所遇可歌可哭尚未有定然歌哭交集之會皆在曉也所以及期早行不設少懈卽孤舟之行無異昨日因知所聞見者歌哭同此一聲耳彼林有飛鳥在曉求食知不免於網水有潛魚在曉獨驚知不免於罟夫網罟之設本前民用豈知網罟設而鳥不安於上魚不安於下一若設法以害生成者孤矢毒民何以異是然則世事之可歌哭者何限哉顧此舟次碧藻可玩高帆自征緬想陶唐時熙熙揖讓天下不見兵革今日干戈載道揖讓未還崩迫之情聞而未釋孰爲可歌孰爲可哭真只有在曉但集者○蕭太傅辭奪禮表不勝崩迫之情崩迫二字正是哭意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淡和風因桂棹春日漲雲岑

四句至津

口 回道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

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

六句感物

夔餘不盡酒邇有無聲琴聖

賢兩寂寞渺渺獨開襟

以通塞意結

南岳在前而漸近湘流東逝而飄淡矣桂棹悠悠和風
自引雲岑靄靄春日俱浮逆回道而過津口有羅網之
困魚過津口而經楓林有矢音之好鳥困密網者何其
塞矣嘉音者何其通以魚鳥之微有通塞之異仁者處
此能無惻隱是必使困密網者亦喧嘉音而後快也夫
有通有塞必使物各得所者仁者之處物何通何塞自
然無入不得者達人之處已卽知酒未盡我情適矣琴
無聲我情鬱矣是亦通塞之微異者此時不盡之酒清
聖濁賢琴既無聲與俱寂寞開襟無悶又何通塞係懷之有

次空靈岸

云云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空靈

霞石峻楓枯隱奔峭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以上次可

使管我居終焉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向者留

遺憾恥爲達人消回帆觀賞延佳處領其要八句次空

靈之懷

我由岳之潭一路上水皆迎浪也茫茫然風微波縹雖則迎浪天空江闊得以展我清眺焉夫舟楫無取乎遲惟欲展清眺而適迎素浪舟楫不期遲而自遲所歷之妙得以盡供清眺所歷之妙何在在此空靈岸耳霞石峻峭楓枯蔽虧上水以來別一天地夫所歷之妙青春無私乃展眺之餘白日偏照豈非境爲天開遂覺日月亦私乎卜居遣興瘴毒何憂旅人卽次終悲戎馬年來轍迹見笑達人今休矣對此空靈會當窮極其妙必在回帆

日也

宿花石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木雜古今樹地蒸

南風盛春熱西日暮

以上花石成

四序本平分氣候何回互

茫天造開理亂豈恆數

四句開說

繫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

二句

宿

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雖沒農器尚牢固山

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

以上時事

由空靈南至湘潭有花石皮即花石城也午踞於彼夕宿於此而見此花石皮處岸之所疏猶是開闢之木木之雜處無非古今之樹惟是風競氣蒸春熱不解此亦氣候使然夫氣候固南北不同理亂豈古今異數苟有人以轉移之理亂之數何定之有我繫舟藤輪杖策路但見空村幾處逃亡者多圃蔬不生泉流空注顧此柴扉雖無在者幸而農器尚未為兵當此山東河北還留逆孽之餘三湘五湖猶是恪共之地然征役調遣勢所難免又賦稅輪輓半賴江南乃朝廷青苗榷酤諸稅使者相望於道是民不效於兵亦效於賦誰能叩門下令減賦慰此一方民也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并

四句早發

之早行篙師息席挂風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

四句

篙師不早發

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霞映煩促瘴豈侵顏倚睡未

醒僕夫問盥櫛暮顏覲青鏡隨意簪葛巾仰慙林花盛側

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

以上寫早發情

事薇蕨餓首陽粟馬資歷聘子欲適從疑誤此二柄

四句

直寫不欲干請

凡有求於人而恐不應則百慮紛然必託斯文以達念
及於此斯文之達亦我所疚病者故朋輩雖多不欲干
請并日驅馳有所不惜其如篙師不知我意偏息早行
何其息早行者恃有風利耳乃帆雖挂而風不正則難

免於危垂堂之戒謂何使我無處奔命哉不見黑蛟翻浪黃霞蒸日忽焉頽促者章欲侵也兀然頽倚者睡未醒也何心問盥飾之事何顏對青鏡之中何意上葛巾之簪何興仰林花之盛惟是喜糞中之淨盡不憂寇來任世路之艱危遂其直性古固窮而無求者為夷齊採薇甘饑古不能固窮事干請者如蘇張惡轅歷遊二者何去何從使人疑誤以為夷齊何不餓首陽以為蘇張未嘗資歷賤亦惟安窮途絕干請雖不為夷齊亦庶免於蘇張之請而已

大晚洲

參錯雲石稠坡陀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固異狀棹懸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擺浪散快妨危沙折花當

以上寫晚洲之險

羈旅暫愉悅羸老反惆悵中原未解兵我得終疎放

四句式洲

之

此何地耶。雲石參鐵而披陀洲上。風濤甚壯也。或曰是晚潮。晚洲不傳。因今日所次得名。其秀色固然異狀。云於時春水漲而船所經者高。故掉之所過垂窺之手。可接而把身之所在。飛鳥之度。反出其下。恍惚在雲石間也。風濤之壯。何如浪擺而書。既皆翻致。妨展玩沙。危則折花當識。以示行人。其險如此。有何偷悅。夫亦羈旅。則遣我情耳。乃念及羸老。又添惆悵。我所思兮。在中原。中原之兵未解。曰歸之期何日。將終老江上。長為疎放之人而已。○唐人張承吉詩云。折花當驛路。恐忘驛路。故折花記之。此曰危沙折花。當恐人不知沙險。亦折花記之。當字用法正同。

發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日出野船開宿鳥行猶去叢花笑不來

四句發白

馬潭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杯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迴

四句

故發之

水生沒覆舟已難維日出滿江鏡空速解沉宿鳥或行
出林都去叢花薄倖笑我不來我不發何為蒼白首之
人何人不惜金杯之酒到處有之潭上主人雖曰
新知但我南棹未有回期豈以新知滯我南征也

遣遇

磨折辭主人開帆解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舟子

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以上石間

採蕨女鬻菜輸官曹丈夫歿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畧

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

亂紛噉噉奈何黠利徒漁奪成遁逃以上舟自喜遂生理

花時貨縕袍二句

我今辭主人又南征矣開帆之際便駕洪濤駕洪濤而
南國之春水滿矣潭州丹崖恍然在前開帆行而舟于

之寢食廢矣湖上飄風莫不競取舟行如此似以我爲
利涉者然豈知其非而爾勞空費耶夫我行非利涉猶
可言也喪亂歿多門不可言也彼石間有女採蕨供餐
齋蔬輸稅夫歿百役暮投空村豈獨此女當此賦役煩
苦虎狼蔽道何吏不殘何處可免剝民則雖刀必悉刈
民則貴人寡恩況索錢不一門戶甚多當時諸道稅錢
如鹽鐵轉運括苗推酤名色種種民何以堪黠吏侵奪
戶口逃入大率江上空村石間寡婦耳睹此喪亂我行
雖非利涉猶存生理得遂及此花時
可無斗酒爲孫濟之黃袍亦差快矣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野樹

侵江闊春蒲長雪消六句野望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公自注服

虔曰嶺有五因以爲名交趾

合浦果有此嶺○二句是歎
乾坤之內納納何多郡國之中行行難徧所以到處雲
山兼有五嶺各方風土遠帶三苗至若江邊老樹雪後

春蒲豈有棟梁之材，不過早彫之物，我猶是也。
自傷老去，無補聖朝，扁舟泛泛，稅駕何途哉。

入喬口

公自注長沙北界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樹密
早蜂亂，江泥輕燕斜。六句入喬口之情景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結出長沙北界

我今身愈南，舊京愈遠。舊京遠，歸路愈賒矣。夫江南卑濕，少年居此，猶恐壽命不長，以殘年而傍水國，何以堪此。況春華雖好，落日對之，何能久哉。不見木蜜懸而蜂喧，蜂得氣於春華，如此殘年似我，不如蜂也。塗泥融而燕舞，燕得志於春華，如此殘年似我，不如燕也。昔年賈生遠謫，長沙資志而歿，其骨已朽，我獨何人。而至是猶恐賈生老於長沙，我不得歸舊京，其為悽惻，今古同情耳。

銅官濟守風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

二句題面

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

二句楚俗

早泊雲物晦逆行風浪慳

二句實寫守風

飛來雙白鶴過去

杳難攀

以託興結

我舟行未夜楚帆隨落者爲避風暫泊此湘渚間耳湘
濟人家其耕種與西北異未耕之先燒草下水名爲水
耕故先浸草浸草矣更燒山楚俗旱則焚山以致雨春
火所不免耳我守風所見如此自幸早泊雲物已晦雖
欲逆行波浪甚慳人守風也鶴則異是飛來過去杳
渺難攀猶是風也鶴漏得之而高舉人不如鶴哉

北風

公自注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

二句總

向晚靈殘日初宵鼓大鑪

爽攜卑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

六句風勢

濂除貪破浪愁絕付摧枯執熱沉沉在臨寒往往須且知

寬肺疾不敢恨危塗

六句應氣
待北風蘇

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夫

今晨非盛怒使道卽長驅隱几看帆席雲山擁坐隅

以上
信宿

行卽

南國之瘴當春卽有計此時必得北風瘴氣方蘇乃風
來有候昨已覆矣風來有漸有復鼓矣忽焉卑濕之地
爽氣除携洞庭之湖其聲如拔湖技而魚龍偃伏聳驅
而鳥獸交呼北風之烈如此此時瘴氣頓其滌除卽破
浪而不惜此時阻風雖則愁絕付推估而聽之蓋以執
熱之際正須凌寒之風但貪肺疾得寬又何危途足慮
此昨宵信宿煩舟人之停泊乃肺氣已蘇向僕夫而躊
躇若曰今晨之風苟不盛怒前途之便遂可長驅於焉
隱几舟中看來帆之片片俄焉雲山起
伏向坐隅而層層風必止矣可以行矣

杜詩關第三十二卷目

詠懷

望嶽

清明

客從

發潭州

雙楓浦

酬郭十五

衡州送李勉

回棹

湘江宴餞

送王信州

送王礪

別張建封

江閣臥病

哭韋大夫

潭州送韋迢

酬韋韶州

樓上

千秋節

八韻記異

贈盧瑒

惜別行

送劉判官

登舟

荆南送敬使君

贈李判官

晚秋長沙

杜詩闕卷三十二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闕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自澗之衡復回澗詩

大曆三年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爲

四句包兩

章嗟余竟輒軻將老逢艱危

二句承上起下

胡雛窺神器逆節同

所歸河洛化爲魚公卿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
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

再樹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所司高賢迫形

勢豈暇相扶持疲爾苟懷策棲屑無所施先王實罪已愁

痛正為茲

以上敘玄肅兩朝治亂正職軻報危之故

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

夜看鄴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淡陳苦辭

六句詠懷

之指

人生貴為男子以其丈夫耳乃丈夫又重天機以出處
合宜可獨善可兼善也我則何如計我一生以為未達
曾拜拾遺天除幕職以為得志諫垣旋出幕府不終以
為行所為既不能展復契之志以為善一身則又憂時
念亂不忍嘿嘿是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至我兩者
俱無所以然者賦命軻軻所歷艱危也當祿山叛亂逆
節之人相為附和東京陷而公侯虞西京沒而翠華飛
萬姓摧歿兩宮出走至今將向二紀姦雄反覆是非尚
未有定今上起艱危東征西討恢復社稷豈乎能致中
興乃其樹立不及貞觀者蓋因軍儲疲於供給有司困

於上官豈無高賢迫於形勢不能展布以扶持國難徒
懷策莫施而已當貞觀年間先皇時時罪已憂民孔亟
正爲此耳我自出諫垣來歲月倏忽江湖老病夜看鄴
城劔氣尚獨斗牛回首舊水蛟龍猶餘雲雨云齒髮既
衰自料不能復有爲於世聊陳苦辭以告當
事雖不能行所欲爲猶不止獨善一身哉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

承上貞觀說入

飄飄桂水遊悵望蒼梧

暮潛魚不銜鈎走鹿無反顧
噉幽曠心拳拳異平素衣
食相拘闕朋知限流寓風濤上
春沙十里浸江樹逆行少
吉日時節空復度井甃任塵埃
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
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爲
足名數多憂汗桃源拙計
泥銅柱未辭炎癘毒擺落跋涉
懼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
住以上歷敘南征之苦葛洪及許靖
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自受

合馳驚羸瘠且如何魄奪鉞爰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
怒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南爲祝衡客勉強親杖屨結

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

以上之衡訪道是詠懷之指

貞觀之治未復而致邦危者因壞祖法也法何以壞由
於聖王已遠也所以慕而愁愁而慕愁慕兼并不能自
已湘水自灑江下爲桂水蒼梧爲舜崩處我愁慕之情
託諸此而嘆我生已晚重華不見也彼魚之銜鈞者不
涸游魚則不銜鈞鹿之伏處者反顧走鹿則無反顧不
銜鈞無貪餌之心無反顧有長往之意我其似此耶雖
噉噉之心未改幽囈乃拳拳之念已異平昔所以然者
衣食拘牽朋知曠絕耳於是涉春濤上春沙所江樹之
蒞蒞雖逆行而不顧豈惟古日不暇異即佳節亦往往
空度也并盡塵埃卽次靡託舟航數具行邁靡常加以
老病支離俗務紛沓且妄心於萬古何處生之足數彼
桃源固忘世者所託多憂則汗而非倫銅柱豈窮途者
所遊計拙則泥而思往雖南征愈遠瘴毒難辭庶駐足
有期跋涉可息無奈中原多故虎狼未清我之所歷卽

年漂泊將離遠方久不見長安踟躕之盛惟萬里他鄉
所見輒飄飄風俗處處相同耳今日旅雁上雲已歸紫塞
人獨他鄉家人鑽火亦用青楓嘆非我土遙望秦城樓
閣杳渺煙花漢主山河迷離錦繡其如洞庭愈闊長安
終遠白頭流落無日首丘何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

篋笥久以俟公家需

應首二句

開視化爲血哀今征斂無

應次二句

客從何處來從南溟來其道我者有鮫人所泣之珠珠
中有宗隱隱難辨夫亦緘諸篋中俟公家用耳今公家
稅及商錢須此正急乃開緘而視已化爲血夫珠木鮫
淚原血所化今還爲血血何以應徵斂豈知今日徵斂
莫非民血哉

發潭州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

二句發發潭

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

二句發潭之景

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絕倫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

神潭之感

我到潭未久今晨又發美酒芳春信宿卽去何及汲哉
不見發潭時送客者有岸花送客惟岸花潭州尚有岸
花耳留人者有檣燕留人惟檣燕潭州不過檣燕耳庶
幾古人當年謫長沙者有賈註其才獨步左遷潭州者
有褚遂良其書絕倫回首潭州無可傷神傷神惟爲二
公潭州所以急發也○花何送客燕何留人此如楚辭
河伯一篇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陵予之意蓋言波
猶迎魚猶送相形以見君恩之溥卽公云然潭州之人
情可知

雙楓浦

雙棹青楓

雙楓舊已催

二句雙

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

材二句寓感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江邊有地主暫借上天

迴

四句俱比擬之詞

潭之瀏陽縣有雙楓浦我輟棹於此誠念雙楓浦以雙楓樹得名乃舊已摧矣摧則衰謝能無自斃亦誰復道其未摧前爲棟梁材者頂若紗帽當浪之高浮焉僅露其崩紋若錦苔其皮之古舊之可以爲器嗟此雙楓誰爲地主我欲從而假之雙楓雖摧爲棟梁則老爲仙槎則優庶幾乘泛天際依然是棟梁材也

酬郭十五判官受

才微歲晚尚虛名

酬判官舊德句

臥病江湖春復生

酬判官江湖句

藥裹

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初成

酬判官新詩春與句

只同燕石能星

圓自得隋珠覺夜明

酬判官衡陽紙價句

喬口橘洲風浪促繫舟何

惜片時程

酬判官蓮葉舟輕等句

我至衡判官貽我以詩判官曰舊德中朝屬望勞我何
德之有又何屬望之有才微年老不過虛名尚存耳判
官曰江湖天闊足風濤我豈愛此風濤惟是臥病江湖
當春復有生意也判官曰新詩海內流傳偏又曰
不知凡幾首夫我新詩何足流傳年來藥裏關心吟詠
久緩卽春興偶然有作亦只因花枝照眼不覺移情而
有句耳判官曰衡陽紙價頗能高我思物之賤者何足
貴我之詩只同燕石如已隕之星耳物之真者乃足寶
子之詩乃是隋珠故照夜乃益明也判官曰松醪酒熟
傍看醉蘆葉舟輕自學操信如子言以我能操舟而醉
酒子獨不可挂帆至衡好酒論詩乎況喬口橋洲風浪
甚緊挂帆到衡不過片時子何惜此片時不惠然過我耶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四句送李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四句自述

諸侯無專殺賜斧鉞然後殺大夫此行爲討番禺賊帥
空有斧鉞之賜從天下也於時樓船從青冥來過洞庭

去蓋將赴廣州耳方其下青冥也自北故北風隨其爽
氣亦見斧鉞之威當朱夏而兼肅殺及其過洞庭也往
南故南斗避其文星亦見斧鉞之象有武備而兼文事
下青冥過洞庭隨北風避南斗幾於叱咤風雲指揮天
地大夫臨邊聲勢輝赫哉我於日月偏受拘束如籠中
之鳥我於乾坤更覺浮沉爲水上之萍大夫在朝廷爲
王孫於我爲丈人行其亦憐我垂老念我感零否○按
大曆四年李勉除嶺南節度其至嶺南在冬過衡則在
夏時嶺南番帥馮崇道與桂州朱濟時敘逆多年朝廷
遣勉討之又按勉好古尚奇名畫記載勉博古多藝窮
精蓄奇故曰
南斗避文星

迴棹

時公由潭之衡卽迴棹者畏炎蒸也其後又入衡州避
賊玠亂也或疑公未嘗兩入衡公入衡詩昨者問瓊樹
毋論再總統曰昨
日再兩又何疑

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爲客費多年

四句
回棹

心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俗有跡負前賢巾

拂那關眼餅疊易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雨衰沉縣強飯尊

添滑端居茗續煎

以上回棹之故

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

翻堪倚回帆又省牽

四句回棹

我家碑不沒王氏并依然几杖

將衰齒芽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游寺可終焉遂性同漁

父成名異魯連

八句回棹之事應前賢等句

篙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

以避熱結

我於宿昔凡榮枯得喪都委諸命乃自私其身則尤畏
天畏天者知此身爲天所付不欲委諸危地故勞生不
知變化似乎安命爲客不憚屢遷無非畏天今衡岳之
江湖雖大似可少留乃蒸池之疫癘則偏安能久客爲
客多年以散才而嬰薄俗勞生繫物更有跡以負前賢
角巾繩拂何足繫心餅齏糲取焉用滿載火雲凍雨祇

攬我心續茗添羹徒亂人意耳若前賢在漢水峴山間
如王粲以井傳我家征南以碑著今日者以言清亦思
漢水上以言涼亦憶峴山嶺前此上水至衡猶且不憚
今回棹而下既有順流之便又省牽纜之苦況我祖之
碑尚在王氏之井依然從此至襄陽烏几藜杖茅屋短
椽手灌於陵之園身息東林之寺自喜遂性學漁父之
入滄浪何必成名爲魯連之蹈東海此亦前賢之可追
者然此事非高師不濟篙師速回棹送我至漢水濱峴
山上雖當朱夏其爲清涼當有無異於寒泉者若曰安
命而處此蒸池疫癘之鄉是不畏天也豈敢然耶○何
晏景福殿賦云感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公起
意本此蓋何賦亦爲避暑作也灌園定對遊寺采劉慧
斐遊匡山居東林寺
本朱長孺註遊意非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羣公餞邦伯肅肅秩初筵

四句就餞

宴發

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

盛名富事業無取媿高賢不以喪亂嬰係愛金石堅計拙

百鍊下氣蘇君子前

以上自敘交誼

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交

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熱雲集

暉黑闕月未生天白圓爲我破華燭蟠長煙鵲鵲催明星

解袂從此旋

以上

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

附書遠山巔

四句正是懷抱罄所宜

端公將赴道州軍容盛矣因而萃公出郭共饒端公鄙人與公諒忝春末往午佩服有素故今日恃骨肉之愛因得罄吐懷抱焉公負盛名富於事業我無足取有媿高賢但我不足以喪亂之餘使嬰於禍庶幾係愛此身堅同金石自傷疇肯居官拙於宦達對百寮而迂疎無策倘幸今日遇公得罄所吐見君子而忼慨欲前惟是會晤無常哀樂倏忽而況交遊向盡宿昔茫然能無對急觴添別淚也蓋此照月未吐絳燭將殘鵲鵲鳴矣明星

落矣公解袂我欲旋矣乃我欲罄所宣者豈有他辭不
過謂道州舊為山賊充斥邇者賊不入境若重以屯戍
是民不苦寇反若兵故願為公進一辭曰上請減兵甲
道州舊四萬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民食草根茹木皮
者不勝賦稅近者稍稍存活若不墾之方農其何能濟
故願為公又進一詞曰下請安井田公志兩言他日奏
績念我老病附書山巔勉旃端
公懷抱罄所宣鄙言盡此矣

奉送王信州峯北歸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州蒼生
今日困天子向時憂井屋有煙起瘡痍無血流壤歌惟海
甸畫肉自山樓白髮寐常早荒榛農復秋以上敘解龜踰
臥轍遣騎覓扁舟徐榻不知倦潁川何以酬塵生彤管筆
寒風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以上解別離終雨
任相訪

散行止各雲浮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尉佗雖北拜太

史尚南留

以上送別

軍旅應都息寰區要盡收九重思諫諍八

極念懷柔徒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絕塞豁

窮愁復見陶唐理甘爲汗漫遊

以上勉其入告

往者以信州寇盜故軍需孔亟朝廷憂之計得良二千石下詔郎署遂選爾出典其地顧此信州此日蒼生困於誅求者正天子往時欲防其寇盜者也爾莅任以來甦民困紆主憂井邑之間煙火遂起瘡痍之戶兵燹無虞民不苦兵戛歌者自安海甸兵不擾民需角者自吹山樓白髮老人得其休息荒榛甦脫行復有秋信州治矣今膺內召訪余舟次傾爾是劉真長我非張孝廉爾是陳植川我非徐孺子乃遣騎覓舟解懸下榻我德何薄爾義難酬欲賦詩而閣筆經年思解衣而披裘五月亦奈之何夫爾之高義終不可忘乃爾之斯文忽焉已去別情而散跡跡雲浮而况時當溽暑島不出林而噫氣魚猶沉江而掉頭手昌者陸贄使粵尉佗稱臣爾治

猶爲太史之留滯周南耳此去兵必盡銷地無不闢雖
九重之上還思舊臣乃入極之人正念嘉績爾歸爾後
扶王室贊廟謨是故人之正論能持卽我絕塞之窮愁
可豁矣在爾此行陶唐之化既不難復在我此後汗漫
之遊亦何惜哉○薨爲信州地接夜郎六詔故有尉佗
句時王必由夔出
峽覓公舟次也

送重表姪王珣評事使南海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

點明表姪

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

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爰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
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
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鬢鬻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
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鬚十

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

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

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

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

以上敘祖姑與尚書起家顛末

鳳雛非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胡作逆乾坤沸磬磬我客

在馮翊爾家同遁逃爭奪至徒步媿獨委蓬蒿逗留熱爾

腸十里却呼號自下所騎馬右持佩間刀左牽紫遊韁飛

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又聚散宿昔恨

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

以上敘詞患難時

廷評近要津節

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南泛上瀧柳家聲肯墜地利器當

秋毫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賈貝休脂膏

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

以上奉使南海

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

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鼈或驂鸞騰天聊作鶴鳴皋

自言

評事爲我表姪者以我曾老姑卽評事高祖母也根傳
我老姑歸爾祖時時尚未顯後來竟爲尚書婦豈無故
哉當爾祖貧賤時隋朝末年海內大亂爾祖所交如房
杜諸公皆賢豪長者頻來相訪爾祖此時餬口不給安
能供客門庭蕭然箕帚之外更無他物俄而珍羞羅列
不知所自至客散後爾祖入室始怪爾祖母鬢髮一空
因自陳剪此鬢市以充杯酒耳蓋爾祖母謂天下荒亂
久矣後我窺數公皆經綸才其中少年貌虬頰而年
十八九者尤爲非常子與數公他年功名皆因此人而
言子等旣得此人風雲之會定須有期他年龍
風虎起而吟嘯庶展丈夫之雄一流兒女之醜乃爾祖
母所云虬頰十八九者非他人卽太宗皇帝爲帝上時

也。比時在爾祖坐間，真人之氣已逼戶牖，洎乎貞觀初年，秦王登大寶，爾祖尚書，只因太宗徵時，常往來爾祖家，所以貞觀年間，爾祖母亦嘗肩輿入朝，上殿稱壽。六宮爲師，后妃咸法，使至尊均叔嫂之稱，爾家世如此。鳳雛五色，非爾而誰？夫爾之家世固歷歷可考，乃爾之尊，詎尤耿耿難忘，當祿山作孽之年，乾坤鼎沸，我在馬，弱與爾同難，劫奪至於徒步，此身已委蓬蒿，賴爾熱腸，驚呼追及，自下所騎之馬，以乘我，而又提刀衛我，策馬送我，苟活到今，莫非爾賜，只因亂離之後，聚散無常，病昔之恩，缺然未報，今日流落至此，蒼蒼白髮，見笑水花，豔豔青袍，常隨春草，幸爾奉使南海，因得話舊，彼節度實嬰津也，爾爲評事，已近要津，又爲俊髦，必見收錄，而況廣州節度親賢如李勉，其運籌必有神功者，昔盧與宋景曾爲此地節度，今大夫李勉必能超出其上，雖南海爲寶貝區，大夫亮如孔奮，處脂膏不以自潤，以李勉親賢，爾爲評事，必使番禺洞主接踵來降，千艘畢集，評事行矣，南海之地，實出丹砂，我有葛仙勾漏之想，無奈跋涉爲勞，何然亦安能終陷糞土中，不思乘鯨鼈而直上，荷得丹砂，使身輕舉，縱不乘鯨鼈，或得驂鸞而騰天，不然亦作鶴之鳴於九臯，評事爲五色鳳雛，我不失爲

九臯鳴鶴庶不至白首青袍徒爲水花青草所笑也○
剪髻鬟一段公取材於湛氏截髻絡秀治具以況祖姑
貧能款客上云下云一段公取材於山濤之婦竊窺嵇
阮何無忌之母能識劉裕以摹寫祖姑賢能有識至於
子等成名皆因此人公取材於漢高本紀老父之謂高
祖君相貴不可言向者夫人兒子之貴皆以君以極言
祖姑能識真主攻之王珪傳止母李氏於房杜過家時
窺之知其必貴非珪妻杜氏且未嘗有秦王在坐事公
詩亦揚厲之詞耳

別張十三建封湖南觀察使章之晉辟參謀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表首建議龍見在躊躇秦王
撥亂委一劔總兵符汾晉爲豐沛暴隋竟滌除

八句敘文靜之功

宗臣則廟食後嗣何疎蕪彭城英雄種空膺將相圖爾惟
外曾孫偶儻汗血駒

六句敘建封爲文靜外孫

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

嶮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迺我故人子童州聯居請揮

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以上敘建守烏

張玠子范雲堪結友嵇紹自不孤擇材征南幕潮落回鮪魚

四句碎參謀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書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

都舊丘復稅駕大厦傾空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雖

當霰雪嚴未覺栝柏枯高議在雲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掃

碧海功業竟何如以上勉其立功

嘗讀有唐寶錄當國家草昧首建謀者劉文靜與裴寂

此時高祖尚在躊躇秦王手提長劍親總兵符兵起晉

陽獨夫投首卽秦王亦曰昔在晉陽文靜建非常之策

是有唐宗臣空世世廟食者高祖竟以裴寂言謂其功

高缺望必爲後患至於被僇後嗣疎蕪良可嘆也夫以

彭城英雄其子孫必多將相今無傳人賴有外孫賢豪

足繼其業如爾者英姿倜儻誠汗血駒我眼中少年所
見頗多。大率用意崎嶇。駭異如爾。蓋絕少也。顧我與爾
相逢不自今日。長沙始蓋爾本我故人。張玠子。昔年與
我同客兗州。爾猶童。卅今昂昂八尺。遂成丈夫。爾外爲
文。靜孫內爲張玠子。內外皆名家。空乎風度。汪汪江湖
千頃。但我爲故人。不能爲范雲。急王駭之喪。山濤撫松
康之子。猶幸韋公之晉。今日辟爾爲參謀。爾雖弘才。不
屑史役。然鯨魚以大海爲歸。擢爲參謀。是亦隨潮赴海
之秋也。況爾素負賈生樂毅之志者。當此天下多故。正
賈生痛哭樂毅上書之日。可使賊遺君父師。老京都。夫
舊丘雖可懷。大厦亦宜扶也。君臣之義。固有定分。管葛
之業。爲時所須。況栝柏之姿。歲寒彌見。今日雲臺上天
儒間。舍爾孰能高議。誰爲嘶鳴。爾爲國士。勦力王家。以
視羽人志。神仙痛碧海。勦業竟何如也。○愚意載感以
下。當是贊嘆其父張玠。玠少豪俠。安祿山反。令馮將軍
庭驍率番兵。脅下城邑。玠集鄉豪殺之。太守韓擇木遣
使奏聞。玠流蕩江南口。不言功。賈生曰。行臣之計。必能
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祿山以胡虜而橫逆。亦賈生所
力也。樂毅書曰。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
而舉之。濟上。祿山一版。盡有河北。亦樂毅所憤也。當玠

召真鄉兵殺賊境上其慟哭流涕甚於賈生王儻不顧
身期復舊土猶之樂毅此主憂急盜賊之義耳當時兩
京為賊據王師老矣玠為南陽鄧州人東都身其舊
丘玠去充歸鄧召集鄉兵殺賊境上是舊丘復殺無大
願傾空扶也遇合有分立功以時玠急主憂誠多事也
分定也玠建功後口不言功誠知管葛之出為時也夫
恬伯之姿不零霜雪玠當忠難而殺賊是歲寒恬伯也
雲臺而下方指建封公以建封不樂就幕前以外禮
之後俟博識者

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客子庖廚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祇病瘦長夏想為情

四句江閣

臥病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杯罍

四句

病臥寄呈

庖廚而係客子空薄也枕席而在江樓真清矣衰年之
病無過一瘦當此長夏何以為情滑不過憶彫胡飯香

六過聞錦帶美二物雖薄宜於老病以其潤地而
暖腹也此時冀得杯酒誰欲致者必兩侍御哉

哭韋大夫之晉

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士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

四句少遊

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真不忝端雅獨翛然

四句敘韋

貢喜音容間馮招疾病牽南歸駭倉卒北思悄聯翩鵬鳥

長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劔欲高懸漢道中興

盛韋經亞相傳冲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城府淡朱夏江

湖渺霽天綺樓關樹頂飛旒泛堂前帟幕疑風燕笳簫咽

暮蟬興殘虛白室跡斷孝廉船童孺交遊盡喧卑俗累牽

老來多涕淚情在強詩篇

以上

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

二句言繼任無人

春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

二句收足一篇

少年放浪齊趙客遊郇瑕今回首悽愴者憶與韋公周旋日也時我以儒服應鄉貢叨公禮數區區文律蒙不鄙夷未幾公登臺閣曳替泥黃脚紫蓋間位極尊崇望尤端雅我喜聞貢禹之彈冠其如音容睽隔公類膺馮唐之見召無奈疾病頓纏今日南來忽聞凶信此時北望倍爲黯然鵬鳥止門賈生已歿犀牛留蜀李守空傳巨卿系車能無慟哭延陵之寶劍何處高懸已矣所惜者漢道中興正望章賢作相使其世業勿替獨映時賢如之何竟逝哉今日城府沉沉已當朱夏江湖渺渺如此霽天而乃寂真倚樓空關樹頂委其飛旆遠泛堂前帝幕之內屢燕疑而不回猶蕭之聲暮蟬聞而亦意公逝而虛白之室我與終殘我在而孝廉之躬公迹亦斷回首跡暇作客弱冠論交時不獨舊遊已非童孺兼之俗務柱柱牽連垂老之餘但多涕淚傷情之際強作詩篇自今以往湖南重地誰爲作牧之人朝廷乏賢孰繼推轂之任公位高望重功崇業偉棟春秋褒貶之例在所宜褒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若公功名德業表表如此其於僞號車服有雙全宜益棺論定真無愧矣

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

次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

四句送

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

二句自述

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

二句期之

韶州炎海出牧非輕特典署郎重此任也乃郎署亦不
乏人爾有令望故先之耳我舊爲省郎亦忝同舍同舍
而爾得分符一輝光矣同舍而爾以令望分符更輝光
矣雖則輝光嘆我年老有似馮唐白首爲郎分符絕望
况頻年多病幸而秋至涼生得蘇肺氣爲差慰耳此去
洞庭湖外衡岳爲鄰雖曰回雁峰頭鴻飛不到爾之書
疏豈遂恣然炎海
茫茫日望之矣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

二句起下

漢慙長者轍重得故人書

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四句見寄雖無南過雁看取北來魚

二句

翻詩江湖則違魏闕所以然者甘心養拙也爾寄我曰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爲郎安有湖外客尚爲郎者自分廢棄君思永絕耳朝廷則疎故人則否前爾之任時嘗枉騎過存今爾之任後又貽書念我所由白髮雖多見爾新詩川自慰也但爾寄我曰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不知雖無南雁可以寄書亦有北魚可以將信雁不過衡陽瀟湘之水則北流者爾但看北來有魚是我書到日矣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四句樓上

戀闕勞肝肺論材媿杞柁二句承三極北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

潭二句應五湖南

天地之內可爲甚多今俯仰樓頭徒然搔首空搔首則頻抽簪矣頻抽簪者以長安遠在三極北我身不能復北也萍踪久在五湖南我身竟老於南也丹心戀闕空勞肺肝白首論材竊媿梓札三極北終遠矣亂離之餘救死不贖不才之質沒齒湘潭五湖南將老矣空乎俯仰樓頭不禁搔首哉

千秋節有感二首

玄宗以八月五日生每年是日宴百官花萼樓下百官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寶鏡及承露囊大曆四年公在潭州時千秋節久罷有感賦此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

編生日龍池塹劫灰以上有感往事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

鏡羣臣得金吾萬國廻衢尊不重飲白首獨餘哀以上有感今事

玄宗自寶應元年建巳月賓天千秋罷矣往年八月爲臣民令節賓天以來八月爲傷心之月先朝此日宴會

常開壯觀既非塵埃日積常宴會故鳳紀有生日之編
已塵埃故龍池成劫灰之整今日湘江又逢八月我來
潭未久湘川涕淚新自今年奈去國已遠秦地樓臺終
遠萬里憶昔玄宗在日每逢是節羣臣獻寶鏡自製千
秋鏡詩以賜羣臣羣臣有寶鏡之得又常置左右龍武
軍幸蜀後金吾法駕萬里言旋雖居南內千秋之節猶
舉也爾時羣臣皆得與宴猶中節之尊人人斟酌今寶
鏡亡金吾散衛尊亦不復飲白首老臣惟有憶節神傷
而已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羅襪
紅蕖艷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

以上紋千
秋節宴樂

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之感

猶憶千秋節玄宗設宴勤政諸樓賜百官宴一時樓上
御氣交敞綵仗迎風飄飄然如在天上梨園弟子降樂

大陳王母宮桃次第而獻不獨此耳百戲交集妓則羅
韞有紅蕖之艷馬則金駟映白雪之毛需此馬者舞階
爲樂也所奇者四百蹄帶金羈舞白雪爭銜壽酒以土
至尊需此妓者走索爲戲也所奇者兩妓女穿羅襪踏
紅蕖相背而行於繩上不失秋毫當年千秋節如此人
知上壽以還聖主有他年之貴豈知蒙塵而後邊心有
此日之勞至今日千秋節遂罷也桂水空流波
瀟瀟眼水自北人自南回首先朝祇增腸斷耳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
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余請誦
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氣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
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
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

二句不交州府

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

詩

乾坤幾反覆揚馬空同時

二句正見過於黃初

今晨清鏡中

勝入齋房芝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

四句言其才力素壯詞氣動人

夜舟接天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風破寒江遲

四句言其湧思

雷出留金石聲所謂記異

此詩全寫題中記異二字昔有龐公不交州府今不浪出者惟蘇氏耳人為龐公詩亦過於鄴下乾坤不知幾反覆而才人自在天壤彼黃初以前有揚馬過黃初則與揚馬同時也我讀渙詩今晨照鏡白髮為黑彼物之能却老者莫如祥芝渙詩何以異是渙之才力素壯詞氣動人足以變我白髮此一異也轉憶昨夜秋水盛大舟接天際忽聞湘娥悲聲出簾一時百靈交集不敢仰散而風為破江為停豈非渙詩湧思雷出殷殷留金石聲故耶尤異之至也能勿傾倒矣○唐志渙少喜剽盜後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其人大非靜者公曰靜者亦諷詞與

奉贈盧五丈參謀琬

公自注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待命恩旨先支給錢米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僑丈人

藉才地門閑冠雲霄

六句盧五丈

老矣逢迎拙相於託契饒

應同自出賜錢傾府待爭光駐船遙

二句支給錢米

鄰好艱難薄氓心

杼軸焦

二句勉其恤民

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素髮乾垂領銀

章破在腰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藻翰唯牽率湖山合

動搖時清非造次興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

休傳鹿是馬莫信鵬爲鴞

以上總寫長沙待命

未解依依袂還斟泛

泛瓢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鷓鴣孤負滄洲願誰云晚見招

六句奉贈情事

我祖母係盧氏參謀與我蓋同自出也朝廷妙選君者
蓋以君爲行軍參謀猶石苞用孫楚今日使自江陵猶
鄒僑聘晉國才地優矣況范陽門閥尤冠雲霄我與世
逢迎不免於拙與丈託契意氣獨饒亦曰同自出故耳
今丈在長沙支給錢米我見賜錢以恩旨傾府而待爭
米以恩旨駐船爲遠當此民窮財盡時雖恩旨支給而
鄰好難全民艱可念況待命於此我以客星伴君使星
朝朝暮暮寒水之上而素髮已乾銀章久破所以伴君
者更無他事惟說詩累夜翰藻爲之牽率醉酒連朝湖
山不覺動搖耳因歎時清非可造次興盡不免蕭條支
給錢米天子之恩澤雖多杆軸焦勞者生之寂寥堪念
凡此皆鹿馬之奸鵬鴉之輩爲之必也指鹿奸除爲鴉
吏去庶恩澤徧困苦甦也我客星伴使未忍卽別自歎
流年遲暮蟋蟀催人箇幸體物依栖鴛鴦有託乃猶未
能長住孤負滄洲之願者豈身爲郎
官冀馮唐晚而見達乎誰則云然也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襄陽幕府天下異主

將儉省憂艱虞祇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鬪求龍媒

六句買馬

由之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匹無龍媒真種在帝都

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

湖凡馬多顛領衣冠往往乘蹇驢

八句買馬之役

梁公富貴于我

疎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為驕豪虛

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狄網羅羣馬藉馬多氣

在驅除出金帛

以上美梁公之賢

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畧滄

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

盧手兼菊花路旁摘九州兵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

當杯對客忍涕淚不覺老夫神內傷

以上送別

判官奉主將命而南行間道有買馬之役蓋爲軍
馬戎事孔亟耳當今幕府襄陽獨異蓋以判官三將
崇義能儉省嬾憂虞儉省故有餘財以買馬憂虞故預
買馬以備非常而所買之馬但取壯健能勝甲不爲格
鬪求龍媒也所以然者安史叛亂以來良馬蕩盡其爲
龍媒帝都或有而西南一帶未必有渥洼子孫耳今日
非爲戎事寧越江湖況江湖間凡馬顛顛衣冠蹇蹇苟
得勝甲者馬亦云幸矣夫梁公幕府爲天下異平日富
貴若無號令不爽所由襄陽人得安堵無恙而況輕財
好士折節下人居官如此故能矢報主之赤心欲却西
戎回北狄目前在廐羣馬日蕃今日南征金帛不惜無
非志在驅除襄國難耳判官才畧滔滔奉使買馬於梁
公推擇之舉允足相副今有南行之役相逢驛畔當此
九州兵革判官適行正值重陽又當分手雖臨觴忍淚
神已黯焉判官亦知我別情之苦否○時襄陽節度梁
崇義受其以老福兵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自張襄
漢間大曆九年楊猷添江而下擅出境復郢諸州皆閉
城自守崇義獨發兵備之平日能却敵可知此詩亦春
秋善善之美云爾考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得隋馬三
千於赤岸津令太僕使出歲葺其政貞觀至麟德中有

馬七十餘萬匹萬歲失職馬政頗廢開元初以空名告
身易馬六胡命王毛仲領內外閒廐馬復蕃息安祿山
陰選勝甲馬歸范陽至肅宗詔百官以後乘助又半資
回紇之馬繼市馬於回紇回紇大半以羸府充數在朝
廷則數皮歸直在回紇猶以馬旣入而賄不足爲辭大
曆三年回紇詰蕭斯四年回紇詰李涵可証也子括民
間馬爲團練馬唐之馬政遂不可問此詩而今
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匹無感慨係之矣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

四句總起

經過辨鄧劍意氣逐吳鉤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

四句承次

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

四句

應首聯

我呼判官爲十弟者以劉杜同出在商爲豕韋氏也今
日作別適當雁賓以年事言則兄忝以人才言則弟優

而爲鄧劬光芒吳鈞鈺利此我自甘垂翅讓弟先鞭耳
而況本支百世歲晚不凋高義絕倫窮愁足破他日事
早早旋仍臨江繫船待
爾於長沙驛樓時哉

登舟將適漢陽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

四句登舟

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

四句登舟

之塞雁與時集橋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

將適

漢陽

我二月至道寓居漢商市今又棄春宅而去蓋因秋風
片帆催我歸心耳庭際之蔬尚然在裴蕭中之浪已覺
霜衣迫維從前生理飄蕩多拙向日歸心遲暮頻違泥
盼戎馬於中原紛紛未息邇素書於遠道香杳愈稀長
安不得歸漢陽亦我土不見塞雁依依又將時集橋烏
泛泛從此終飛襄陽故土鹿門在焉此行息機漢陰潭

九存字玉得
六留我也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

四句總起

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繼霜匣滿水置玉壺多遭亂

實漂薄濟時曾琢磨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過

八句互說秋晚

岳增翠風高湖湧波騫騰訪知已淮海莫蹉跎

四句送適廣陵

人生各有頭白所難為者離別耳幸而會晤悲歌復作是會照暫離別常也回首少壯樂難再得歲寒之心豈有他哉使君則老而彌壯其豪邁也匣劍霜飛其高潔也冰壺玉貯我則生遭亂離頻經漂泊才非濟勝賴爾琢磨所以頭顱胥白我之形容較老爾之膽力偏優耳當此秋高風勁岳峰添翠湖光湧波此去騫騰將訪知已淮海湯湯幸勿蹉跎行色哉

奉贈李八丈贖判官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駮驥人得有早年
見標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頃來樹嘉
政皆已傳衆口艱難體貴安冗長我敢取區區猶歷試烟
烟更持久討論實解頤操割紛在手篋書積誠諫官闕限
奔走入幕未展材秉鈞孰爲搆以上敘所親問淹泊泛愛
惜衰朽垂白辭南翁委身希北叟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
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荆衡知音爲回首以上

自敘

丈於宗枝卓然秀出真冊瑚名寶市上所無駮耳奇姿
人不得有也秀氣則衝星斗龍光不掩事業則富清機

泛應有餘居官則守正不阿布政則交口爭頌處艱難而能安竅會執簡要而勿取冗長區區之職在朝廷庶試其才炯炯之心在我丈持久而定且其討古論今則解頤如匡鼎理煩治劇則游刃若庖丁況乎身為外吏心戀至尊諫書滿懷叩闕莫上今入幕而為判官未幾大畧苟秉鈞而相天子庶展嘉謨又為時矣如此我今淹泊衰朽疇憐幸逢丈人泛愛勿棄久作南翁而思去長懷北叟以委身誠歎南方不可久居長安終當歸去也況洞轍之魚監河莫貸喪家之犬尼父同謾今日洞庭片石秋色荆枯長沙哀柳寒澗忽發荆衡之興盡矣
丈知音者一
回首云爾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觀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二句甘從投轄飲肯作置書郵

二句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二句湖南冬不雪我病得

淹留二句長沙

參軍佳士相見恨晚奈有母倚間望其道歸何在我欣
相識之心於侍御筵甘爲投轄飲在參軍念慈顏之望
恐歸途日難爲置書郵昔殷洪喬將人所寄書悉投水
中曰殷洪喬不能作置書郵今參軍固無此事但迫於
省覲或不暇寄書耳秋晚矣黃雲暮合高鳥歸飛碧樹
寒侵哀蟬較響此時殷母在家有子遠遊暮而未歸倚
閭之情爲何如者我在湖南秋雖已晚猶
幸地暖冬亦不雪老病淹留庶得少慰云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輓歸上都二十韻

素幘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顛失涕萬人揮參佐
哭辭畢門闕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
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慕待龍驤詔臺
迎解豸威以上侍御護輓淡衷見士則此句雅論在兵機起下戎
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往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但促銅

壺箭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園萬姓瘡痍合

羣兇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

後代希對揚期特達衰朽再芳菲以上勉侍御空裏愁書字山

中疾採薇撥杯要忽罷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立

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八句送別

靈輻有素幕有朱幡靈輻渡江素幕已遠朱幡之影遙望漸微爾時駟馬悲鳴萬人失涕幕中參佐哭辭既畢門闌賓客送歸何大獨侍御在耳侍御相從已久伏事有年不獨俊才兼有意氣依依長路執紼追隨耿耿寸心牽衣顛倒感知己之心其義不小懷故舊之誼於禮無違在尚書勳業無異龍驤詔墓尚須他日而侍御霜威真如解豸扶輿因以還朝此感恩懷舊之素是淡衷也乃士則也夫生歟交情不替於朋受則安危大計必殫於國家吾知其立朝時雅論在兵機矣追維永太年開吐蕃犯關時犬鴛塵飛宮闈灰燼羣臣離散朝謁何

人寇盜橫行掃除無策此已事之可鑒者今爲朝廷計
但當早朝勤政漏促銅壺毋事增兵苑中旂添玉帳凡
此神策禁軍一切裁革無奈黃閣之老主辱不憂自焚
之圍頻年見告中原百姓只合瘡痍河北羣兇恣意需
索猶望廣開言路重見垂衣使檢約繼前王卽風流貽
後代矣他日侍御還朝對揚天子以此特達則余衰朽
之年猶芳菲之日也所謂侍御雅論在兵機者以此我
窮愁書殷浩之空臥病採西山之蕨撥杯要飲不覺停
觴抱被相依有誰同宿飄飄征盜何忍眼看寂寂釣磯
可憐扶立和尚書爲故人之痛在侍御有兄弟之情無
奈霜前黃葉故向人飛其無情耶抑有情也○朱幡卽
丹旄撥杯要忽罷言要飲而中止也盧爲公表弟抱被
句暗用

姜肱事

杜詩闕第三十三卷目

暮秋道州手札 風疾舟中

暮秋將歸秦

長沙送李十一 舟中夜雪

對雪

送蘇四郎

歲晏行

送覃二

追酬高蜀州

贈蕭使君

送二十三舅

送趙明府

送魏司直

同豆盧峯荆

歸雁

小寒食

燕子來舟中

清明

贈韋七

看舟前落花

嶽麓山

酬寇侍御

白馬

入衡州

舟中苦熱

江閣對雨

題文宣王廟

朱鳳行

薛未陽致酒肉

杜詩圖卷三十三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渾州詩

大曆四年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
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
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
倚崑山玉撥棄渾州百斛酒蕪沒瀟湘千株菊使我晝立

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

一段道州手札

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

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騷耳行甚速聖朝尙
飛戰鬪塵濟世宜引英俊入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
徒逡巡授鉞築壇開意旨類網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

大計劉毅答詔驚羣臣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

振

一段叙裴道州

傾壺簫管黑白髮舞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

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
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邸
成早作丞相東山起烏雀苦肥秋粟菽峻龍欲整寒沙水
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

一段叙蘇侍御

附書與裴因

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

軀四句
總收

故人念我尺素雖多大率虛名泛愛無救於困者此寒
臍之間何嘗有心我雖齒落心未嘗無滿腹之聲不免
於哭我則舌存哭猶不屑道州非虛名非泛愛知我非
無心人亮我不作窮途哭情長紙富如海珠真玉故一
抹讀而渾酒忘湘菊葉書生夜立三復不已也猶憶送
子初尉永嘉正當年少曾幾何時便服軍符惡侯印較
之紫雲耳絕塵而奔神速猶是耳所以急需子者天
下哉聞官徵英俊今日採黎元際跋扈舍子而誰會當
授蘇藥壇謂子意旨須酒滿網賴子彌綸子枕楨上畫
必如郭欽之徒戎狄能見大計激昂答諾必如劉毅之
舉桓靈登勳羣臣我知更僕語不易盡論兵氣益能伸
也乃英俊之宜引者尚有人在而此湘江饑寒腹傾壺
而飲簫管之聲能黑白髮舞劍而前霜雪之氣忽吹青
春此時蘇生亦在坐酒酣齒及以爲是季子雲孫後來
傑出者與我同客潭州蘇卜茅齋於定王郭門戎賣藥
物於漁商市上蘇來訪我於市北喜其肩輿之不韞我

去訪蘇於郭南見其隱几而蕭然我誠已矣蘇豈終老
湘潭者往者將軍西第無數成矣蘇尚茅齋也今者丞
相東山幾人起矣蘇尚郭門也彼身雀微禽但謀粟菽
蘇終龍大物久蟄寒沙豈知鼓角未休正壯士奮袂之
日部曲都死爲豪傑枕戈之秋蘇生勉乎哉裴子尚引
之哉附書裴子兼示蘇者蓋致君堯舜本我素志我既
老而無成此事付與公等公等及時濟世早據要津必
須捐軀以報國夫肥身家者或不免殺身思捐軀者未
必不保身捐軀在一時思捐軀在平日蓋致君者必先
致身也○公進三大禮賦表中有頃者賣藥都市句此
詩藥物楚老
自謂無疑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三十六韻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

公自注伏羲造瑟神農作琴舜彈五弦歌南風之篇

尚錯

雄鳴管猶傷半死心

問何正見風疾

聖賢名古逸羈旅病年優舟

泊常依震湖平早見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膝故園悲

寒望羣雲慘歲陰水鄉靈白屋楓岸益青岑鬱鬱冬炎瘴

濛濛雨滯淫鼓迎方祭鬼彈落似鴉禽

以上叙湖市

興盡終無

悶愁來遽不禁生涯相汨沒時物正蕭森疑惑尊中罌漉
留冠上簪牽裾驚魏帝投閣爲劉歆狂走終奚適微才謝
所欽我安黎不糝汝貴玉爲琛烏兒重重縛鶉衣寸寸針

哀傷同庾信

公自注庾信作哀江南賦

述作異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

楚戶砧叨陪錦帳坐久放白頭吟反樸時難遇忘機陸易

沉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封歸恨源花費獨尋轉

逢憂悄悄行藥病涔涔瘞天追潘岳持危覓鄧林蹉跎翻

學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蘇張舌高誇周宋鍾

以上伏約流枕書策

通告汗峻址得欽峯城府開清旭松筠起碧潯披顏爭倩
倩逸足競駿駿朗鑒存愚直皇天寶照臨

以上呈湖
南親友

公孫

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濶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

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

八句
時事

葛洪尸定

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

以書
懷結

軒轅製律協氣調風今風疾是津管不諧休製律可也
虞舜彈五弦琴歌南風之薰兮今風疾是非薰風罷彈
琴可也其錯者不獨雄鳴管雄尚錯卽縣者可知其傷
者又不獨半死心半死猶傷卽半生者可知蓋律有雌
雄龍門之桐其根原半死半生耳古聖既濶音律難憑
如此况孤舟旅客病與年侵常此風疾能無伏枕我聞
震澤有五湖今湖南亦有五湖是舟之泊常依震也參
星冬半黃昏已見至丁夜則西沒湖平早見時屢冬矣
昔有雜各爲馬融吹笛融去京踰年間笛甚悲王仲宣
客荆登樓作賦云悲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

情猶是耳寒望之中。竊悲故國歲陰之際，更慘羣雲嗟
此水鄉。常靈白屋，淒其楓岸。空疊青岑，冬炎瘴而鬱鬱。
何堪雨滯淫，而濛濛瀟瀟困。伐鼓迎鬼，非我故鄉。梓弓落
鵝，何關客興。我伏枕時，所見湖南風景如此。有時與盡
聊遣悶懷，輒復愁來。不禁潦倒，所以然者。生涯汨沒，時
物蕭條。世路堪疑，須察杯中。之罍宦情久淡，空留冠上
之簪。當年疏救房瑄，如辛毗諫魏帝而牽裾。既而觸忤
蕭宗，似楊雄爲劉歆而投閣。於焉狂走，偃偃何之。自分
微才，碌碌見棄。我如孔父，嘗駁不慘之藜羹。汝是宋藏
信矣，爲琛之美玉。一張烏兒，屢縛還家。百結鶉衣，無針
可着。哀同庾信，輒復望鄉。傲異陳琳，不能愈疾。披岷山
之葛，十載御風。聽楚戶之砧，三霜在耳。郎官之錦帳坐
豈我思存，文君之白頭吟，似欲竊比。思返大庭之朴，未
知何時。且忘漢陰之機，休悲胥溺。鷓鴣數粒之米，食不
爲食。揚震四知之金，取未爲過。王孫春草，歸恨嘗封。漁
父桃源，問津何處。心憂悄悄，常歎飛蓬。頭病泔泔，遠疑
行葉。况痛罹潘岳復銜，壑天之悲。身遠鄧林，難覓持危
之杖。擬學邯鄲之步，老矣蹉跎。苟知牙曠之音，能無感
激我懷如此。因假蘇張之舌，以遊諸侯。誇周宋之鑑，以
登當事。以此詩呈湖南親友，在諸公能納細流，表也。偏

迷浩汗在諸公自成峻址我也但仰嶮嶮城府之中非
無滿旭松筠之際亦起碧澗爭倩倩以披顏競駁駁之
逸足倘諸公朗鑿存我愚衷卽是皇天並叨覆照今日
蜀中叛將如揚于琳者卽公孫也猶然恃險嶺南叛酋
如馮崇道者卽侯景也尚未生擒况極目中原音書都
隲瞻言北斗于戈正深世亂畏人到處如千里之井浮
生問俗焉能盡九州之箴戰血殷然軍聲未已倘如葛
洪以尸解証仙果我志定矣若爲許靖困遂難走交州
我力豈能自分丹砂一成卽與家事判訣至今無成能
勿涕泗如雨哉○晉太守馬岷造宋徽不得見銘曰丹
崖千丈青壁萬尋其人如玉爲國之琛汝貴玉爲琛句
正謂諸公貴不得見莊子說趙文王曰天子之劍以周
宋爲鍾公自喻誇大
其說於諸親友前也

暮秋將歸秦畱別湖南幕府親友

舊編未陽
後今移此

水濶蒼梧野天高白帝秋
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

四句
暮秋

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雪誰憫弊貂裘

湖南

親文

蒼梧萬里水瀾無垠白帝三秋天高難問我出岷至今
途真窮矣欲不哭而不能身愈老矣欲不愁而難禁湖
南大府才能聚會大府諸公德業最優宜有援我窮途
憐我衰老者徒使我衝雪北歸乃貂裘自敝絲袍不聞哉

長沙送李十一街

舊編未陽

後今移此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方曾賜履竟
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

六月別於

李杜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難憂

送二句

與汝寓居同谷距今洞庭相逢約畧十二秋矣中
時為臺郎亦曾賜履然未嘗供職徒然抱慚王粲登樓

賦曰雖信美而非我七兮曾何足以及久留登樓之興茂
木卷矣當年膠漆之情何人可並今日泥塗之內誰復
見收子固李膺李固我非杜喬杜益從來李杜本是齊
名今日齊名誠爲忝竊當此暮秋朔雲寒菊離情倍添
子去矣我
從此逝矣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附侍御杖
櫂還京

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燭斜

初近見舟重夜無聞

六句舟中夜雪

不識山陰道聽雞更憶君

二句

有懷

湖南冬不雪今北風直吹桂水夜雪紛紛下矣此時南
樓之月暗中自度不知有月與否北渚之雲爲寒已深
不知雲行與否不但雲月即雪亦不見倘於燭斜而覺
舟亦不聞重至舟重而知昔王子猷山陰夜雪訪戴安

道今雪方紛紛雖有山陰何從而識惟有聽雞鳴一
君云爾○南樓非武昌南樓亦非岳州之岳陽樓按柳
子厚集有長沙驛前南樓
感舊詩是南樓即在潭州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閒葉帶雨不成花

四句
雪

金錯囊垂磬銀壺酒易賒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

公自
注何

迷詩城陰度墅黑昏鴉

接翅歸○四句對雪

長沙地暖不宜雪而雪是為犯蓋北不可侵南也既有
北雪則有胡雲宜長沙萬家一時寒極耳方隨風而飄
或有或無若閭常空之葉及帶雨而霏半雪半雨不成
六出之花此時封雪那堪無酒奈囊垂盡矣金錯既盡
誰有銀壺酒易賒乎若酒而賒矣對雪而飲那堪無伴
誰為我共竭此浮蟻者庶幾待至昏鴉雪盡鴉歸即客
亦來可與
共竭也已

暮冬送蘇四郎後兵曹適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爾賢

埋照久余病長年悲六句贈蘇四盧棺須征日樓閣要斬時歲

陽初盛動王化久磷緇爲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六句適桂州

子卽蘇季子宜佩六印今雖未佩已客侯門况詩工古體此行何難賦詩却冠耶賢如兵曹埋照既久病若老

夫長年所悲兵曹此行須知桂州拔特猶虛縮也桂州

諸蠻卽樓蘭也征者征斬者斬更不可緩益發陽初動

臘盡春回王化久衰亂極思治桂州有虞舜祠九疑爲

舜葬處兵曹此行卽入蒼梧廟中能無餽及先帝乎○

桂州叛將朱濟時糾合諸蠻據險爲亂官軍討之不克

兵曹之行爲此蘇季子歷說諸侯合從伐秦佩六印相

印公徵兵曹連結諸經畧節變并力討賊如季子合從

故起有六印卽其後容管使王翊滕州刺史李曉庭義

州刺史陳仁龍結盟討賊賊方平又後父源明受春立肅二宗哭九嶷句亦非漫下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
徭射雁鳴桑弓。四句歲晏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

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杵耨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汝
休狂射南飛鴻。况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往日

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私青銅。刻泥爲之最易得。好惡不
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以上課時事

北風一起瀟湘洞庭。一望皆在雲裏。北風起而天寒。天
寒而網罟凍。則漁父窮矣。漁父窮莫搖出長沙郡。雜有
夷蠻。自云先祖有功。常免徭役。莫搖以名。天寒風勁。原
勁弓鳴。莫搖出而射雁矣。猶憶去年米貴。潭人誦於其
由軍食乏。今年米賤。潭人誦於用而農夫傷。彼達官但
知厭酒肉耳。焉知杼軸空也。或者射雁以需。乃楚人重

魚不垂鬣莫徭雖張引筋脂亦焉用此當此天寒魚窮於下身窮於上潭人粥男女還租庸者比戶皆然凡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絹謂之租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今粥男女租庸之廢久矣還租庸者徒存其名耳本朝錢法盜鑄者死乾元間錢法頗修今私混公僞亂真奸民不分剛是如此亂何由息豈獨潭州萬國城頭皆吹蒿角欲望此曲終時豈可得哉○莫徭射雁將以驗租亦不免於徭

送覃二判官

先帝弓劍遠老臣餘此生

二句提綱

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明

餒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宋渺渺臥荆衡魂斷

崩航失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

十句通承

此生爲先帝也引劍既遠小臣此生不過餘耳頭出伏枕江沱違身廷闕於白頭之具餒爾上京丹鳳之

禁繫懷也。自傷屈宋何緣。暮年偏惡荆衡何意。臥病不
透。乃送君。矧毓。瞻言沙水。繼又自壯曰。苟一日焉。肺病
稍愈。赤霄之行。豈終留滯哉。

自潭入衡州復回潭岳詩

大曆五年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
時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
自狂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
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
超先愛而不見。情見乎詞。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
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

淚幽吟事如昨四句點嗚呼壯士多忼愾合奮高名動寥

然見詩

廓歎我悽悽求友篇感貯鬱鬱匡君畧錦里春光空爛熳

瑤舞侍臣已冥寞瀟湘水國傍蘊鬣擣杜秋天失鸚鵡八句

痛常侍 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遙拱北辰纏冠

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番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

六句自傷 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

濶服食劉安德業尊四句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

中王

與招魂二句敬

使君

我上元年間居草堂時常人日高公爲蜀州刺史題詩
遙寄數年以來此詩零落今晨忽見逆淚長吟益公在

壯士意氣過人當時才名震動天下其貽我詩者數我
樓樓不得志求友情深也乃我誠樓樓君亦鬱鬱蓋公
仇嶺有大畧如策永王無成佐哥舒收九曲地上疏諭
三城戍若此類者其感時匡君素所蓄積特未盡展耳
回首錦里春光已非憑弔瑤堦侍臣安在既流落湖
南長與龜龜爲伍公亦長辭鄂杜不見鷓鴣高鶩公詩
曰愧爾東西南北人不知我東西南北亦自有說耳公
詩曰豈知書劍老風塵亦猶我白首扁舟止餘老病身
耳所以然者寇盜尚存甲兵未淨况西番邊塞最多充
斥南渡衣冠不免崩奔然則東西南北白首扁舟我豈
得已哉公逝矣存者漢中王瑀敬使君起先耳乃漢中
雖在汝陽已堯鼓瑟空悲曳裾難覓獨漢中文章爲今
日曹植其德業亦今日劉安也至於使君詞翰亦如宋
玉山陽之笛空然思舊宋王之詞庶足招魂哉○漢中
王嘗絕葷酒必究心於服食神
仙如淮南王故有服食劉安句

奉贈蕭二十使君

昔主嚴公幕俱爲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間清塵
公自

再填蜀都余後參幕府起草鳴先路乘槎動要津王鳧聊暫出新雉

只相馴前四句同在嚴幕後四句使君歷任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鄰聯誦

俯仰禮意氣死生親公自注嚴公既歿老母在堂使君溫

焉及夫人傾逝喪事又首諸孫主典撫孤之情真張老存

所謂一死一生不滅骨肉則膠漆之契可以見矣食恩慙鹵莽鏤骨抱酸

家事嵇康有故人六句言使君能食恩慙鹵莽鏤骨抱酸

辛二句集詩山林志夔龍廊廡珍鵬圖仍矯翼熊軾且移

輪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六句言升墟荒鳴自合金石

瑩逾新重憶羅江外同遊錦水濱結歡隨過隙懷舊益霑

巾六句追曠絕含香舍稽留伏枕辰停驂雙闕早迴雁五

湖春不達長卿病從來原憲貧監河受貸粟一起涸中鱗

八句
自傷

憶昔與公同在嚴公幕中時方艱危皆參大府特若先
我後清塵稍間耳君參幕而後入為中書繼又奉使乘
槎致身要路未幾出為縣宰飛葉今之息入署臺即騎
蕭芝之雉乃公於嚴公其高義則始終以之昔衛青龍
妾門下多去獨任安不去嚴公逝後君能始終其義存
歿不渝是亦任安也嚴母孿近門常荒蕪君不惟嚴母
在時甘脫不袂暨乎既歿經祀靡遺典喪撫孤情義交
至比諸張老存趙武家事山濤撫嵇康孤兒而我獨負
恩為抱疚耳君雖志在山林欲為巢許然才堪節軔不
異夔龍尚冀鵬圖轉盼熊軾王鳧蕭雉豈足久騫天騰
闔燕軾君既磊落衣冠之地東西南北我只蒼茫土木
之身今日升沉判矣言念墳荒之誼豈渝金石之盟回
首羅江握手如昨追維錦水結歡未忘惟是歲月如流
舊遊不再不禁沾巾耳况畫省違香江樓伏枕早年致
仕已停雙闕之駿番老他鄉頻回五湖之雁長卿之消
渴蘇愈原憲之黎羹不周象叟長帆蓋河誰負未卜彼
君能為我一
起涸鱗否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賢良歸盛族我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泥塗

豈珠玉環堵只柴荆

六句叙甥舅

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

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鳥反哺聲永嘉多

北至勾漏且南征

八句送之郴州

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郴州

頗涼冷橘井尚淒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

六句慰之

唐族盛於崔氏凡係我舅無不賢良而知名者漢末名士徐庶爲尤當年所交者乃崔州平之流舅氏是也何無忌爲劉牢之甥舅是劉牢我非無忌然既爲外甥必似其舅但我不能如衛玠爲王濟甥而似珠玉但泥塗而已又不能如魏舒爲舅氏成此宅相但環堵而已一身衰老悉世無貴窮年驅馳厭亂未息今日時氣當春餘然江上之別灑淚如血淒其渭陽之情痛舅氏在而毋不見毋不見舅氏又去也舟鷁千羣已見排風之影

林鳥一鳥偏崗反哺之聲晉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衣冠
多自北至至德後而京衣冠多投荆南有如永嘉之日
舅氏自北南往郴州不足成也昔年葛洪欲求明以願
爲勾漏令今日舅氏且南征耳左氏云公侯子孫必復
其始亮惟係盛族似此知名豈終錄事或者交廣官亂
客邇郴州此則舅氏所憂不知盜賊終當自平也况郴
州涼冷橋井淒清同是炎方獨稱仙境行矣舅氏
叱馭而往豈何憂居官立志在能自靖而已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爲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

四句送明

府

論交翻恨晚臥病却愁春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

四句

連

趙氏爲連城璧茂宰得此卓然特出矣明府未到治魯
恭馴雉早迂舟前明府將到治潘岳名花已開滿邑我
幸與論交因遲暮反願其僕况逢春日因臥病轉益其
愁明府到治後必當惠愛南翁俾之欣喜后以餘波及

及老身庶今日恨晚
愁春表心亦少慰夫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

州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

二句崔郎中

才美膺推選君行佐紀

緜二句魏司直

佳聲期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鑿嫌疑陸

賈裝四句

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

二句

憑報韶州牧新

詩昨寄將

二句寄韋

選司分於五嶺以其遠也朝廷以崔郎中爲使者掌選
佐之者亦非易事蓋選曹爲紀綱地判官以佐紀綱者
君行勉哉當知紀綱以公明爲主而佳聲雅節之所關
明則甄拔不爽如山濤之啓事佳聲亦播公則嫌疑不
染絕陸賈之裝彙雅節彌章此掌選與佐選當交勉者

若行矣從此故人湖外愈少從此春日嶺南愈長此處
有韋退爲韶州牧曾寄新詩今憑判官往報前所云雖
無南過雁看取北來魚者此其驗矣○新詩卽
養拙江湖外一篇陸賈使南粵用於嶺南甚以

同豆盧峯貽王客李員外賢子裴知字韻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爲夢蘭

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熳通經術光芒刷羽儀

以上美員外賢子

謝庭瞻不遠

點員外

潘省會於斯

點豆盧

唱和將雜曲田翁號

鹿皮

二句和詩意

此員外賢子利器則歐冶劍神駿則大宛馬符采橫發
而無敵精英早達而聰明生而鍾祥已應燕姑夢蘭之
兆長而對客便膺却詭折桂之知况經術淹通其學既
富材儀卓犖其表不凡既爲李員外子是謝庭玉樹式
瞻不遠會於豆盧峯家是潘省雲閣卽會於斯豆盧
有作我從而和之所唱和者卽將雜之曲李員外攜子

交會是爲將雛員外爲鳳賢子爲雛至於我
不過鹿皮翁耳唱和之詩於賢子何有哉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雁今季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裏

相呼疾沙邊自宿稀

六句

繫書無浪語愁寂故山薇

二句

感之

我自去春來衡陽之雁兩度北歸矣雁北歸者又北
歸人南征者更南征耶初見其雙雙然瞻客而上若有
情於客者徐見其一一焉背人而飛若無意於人者况
欲歸而雲裏相呼卽信宿而沙邊已少我欲繫書其足
一附故鄉原不比上林浪語無奈故山之信寂寂不
來雖發發關心亮已無主是衣書亦無煩雁寄也已

欲雪遼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北

春陰暮江市日暮隴

六句

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二句

借雁

傷白

雁畏寒欲雪，卽違胡地來。何早也。雁思
雲去何速也。當其違胡地而來，曾留時
楚雲而去，爭鬪洞庭之羣，計爾到時，
知去後江南之日早。應嗟爾歸雁，其小
行，所難歸者，哀嗚之聲，奚忍
聞耶。窮途之客，何以異是。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鵝冠。

二句寒食

春水船如天

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閒。過幔

一片輕鷗下急

湍四句舟中

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

安二句作詩之意

佳辰不得不飲，亦只爲佳辰強飲耳。飲
則飲矣，食猶寒者，以小寒食也。此時隱几蕭然，鵝冠
暈妝舟中何事，但見春水方壯，船力所浮，如在天
上。春花雖發，老人看去如在霧中。有花則有蝶，過閒幔而戲人。有水則有鷗，下

暖
別楚
及
其
別
北
之
春
已
暮
定
無
傷
弓
落
羽

滿而伴我小寒食舟中如此我心常在長安耳長安在極北以極南望極北雲白山青奚翅萬里此萬里遙安者知道是何地耶是長安也普天之下誰復知道是長安者知道是長安何忍置長安於度外哉○是長安是直北爲不是長安者故作此喚醒語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

提出爲客以下都作比况語

燕子銜泥兩度新舊人

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

三句可憐燕子

處處巢君室何

異飄飄托此身新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

永益霑巾

四句來舟中

我去春至潭所見燕子銜泥今已兩度
園有故園則有主舊日故園亦曾識
看人於萬里外乎誠舊主無不識也
最可憐者君之室處處巢君之室
終難托身既難托身依然流落所以
語忽還飛去直至穿花不返落水靡依
傷如之何哉

故園比國識主此得君而仕看人卽薄
於歸雁悲傷弓流落於社燕痛穿花落
防人面意公
前見乎詞

清明

名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
翠柳艷明眉爭

道朱蹄駙驚膝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
有軍中至馬援

征行在眼前葛疆親近同心事
明上人 金鏡下山紅日

晚牙檣振拖青樓遠古時喪亂皆可知人
悲歡誓相遣

以上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居
送迎少壯非

道况乃今朝更禳除
四句 自傷

清明常上巳繁華矜是日矣無處不然亦無人不出泛
舟遊者有渡頭佳人騎馬遊者有爭道使客勝地何在

汎西古寺是也相傳湘西古渡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
峯參秀下瞰湘江信都會也此間士女輻輳固宜誌將

何爲結隊爭至其主將似馬援雖征行在卽而不顧其
佐將似葛疆亦自恃親近而陪遊一何河上逍遙耶未
幾遊倦金疑下山者紅日已曛爭道朱蹄亦去矣牙櫓
振施者青樓尚遙渡頭明眉不見矣長沙千人萬人出
者忽而千人萬人安在哉因歎古時喪亂大畧可知人
世悲歡偶然相造我長爲楚客寒食無家寂寞於千人
萬人中潦倒於翠柳朱路際所思者弟姪耳雖存而不
得盡所若者千戈耳久客而猶未息此少壯非我思
在何事逢迎相與徵逐夫清明而弟姪各方我滋戚矣
又逢上巳方被除已往之不服又何暇於逢迎新進哉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宅最近魁三象自

注斗魁下兩兩時論同歸尺五天公自注里言曰城北走

關山閉雨雪南遊花柳塞風煙洞庭春色公子蝦菜忘

歸范蠡船前四句家聲相若後四句去住不同

韋杜衣冠世族代不乏賢其地皆在未火宮左雖爾家
之象最近三台葦所獨也乃時論言天同歸尺五杜所
同也爾北歸長安關山春服雨霽若爲爾開我南滯湘
潭花柳春殘雲煙若爲我寒豈洞庭之春色爾非悲公
子歸而故人留耳昔范蠡扁舟泛湖忘返今杜陵遠客
滯此不歸豈無鄉里衣冠之思似有越人聚菜之戀亦
何爲哉○越人呼海錯爲蝦菜
卽公小白詩風俗當園蔬之義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

妬紅花却倒吹

四句風雨落花

吹花困懶傍斜檣水光風力俱相

忙赤憎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接

四句舟前看落花

濕久弄

遲半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

避伯勞

四句諷露

十、枝爲江上人家之物宜自愛矣。當此春雨。曼出
疎籬。能免取侮哉。影遺碧水。潛來勾引之嫌。風妬竹
不多。如吹之虐。我於舟前。見此花情困。懶聊賴。無依
性勾引之水光。又性倒吹之風力。何復籍哉。豈不
生憎。此花當其漫出疎籬。自取輕薄。所以雖飄懷。飽眼
裏分明。不復來接。誠自待珍重。不屑與輕薄者爲。於
未幾。傍舟楫。淋漓久飛。遲或去。紫沙或往。惹草嗟此。挑
枝。竟與沙草爲伍。耶。此時不獨見棄於人。并見棄於物。
彼愛花香者。惟蛺蝶。今似生情性。而不來偷眼。窺者。有
蜻蜒。忽然避伯勞。而飛去。落花輕薄。自取見棄耳。失身
當戒。卽落花可鏡矣。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
脚挿入赤沙湖五月寒風生佛骨六時天樂翔香爐地靈
步步雪山草僧實人人滄海珠塔劫宮墻壯麗敵香厨松

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鳥

以上感岳麓山道林

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旁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爲謝客尋幽慣細學何願免與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

以上卜諾

宋公放逐

曾題壁物色分甯與老夫

公自注之問也

玉泉南有麓山寺與道林寺林壑紆迴爭勝二寺之門其高闊處皆向洞庭野二殿之側其挿入處皆至赤沙湖高大如此所以佛骨於五月之風湖山無寒暑也香爐頌六時之樂天人無晝夜也地震產肥雪山之草步

步而生二寺同也僧賢性慧滄海之珠人人而得二寺
一也以言塔切其宮壘壯麗麓山與道林悉敵以言香
尉其公道清涼道林與麓山俱然其共命鳥鳴拂蓮有
者二寺交响其三足烏照耀金榜者二寺雙回景象如
此此即方丈何必入海而求空費時節此即玄圃更欲
尋源而訪焉知有無而况二寺即在兩岸勝遊正值豐
陽珠白之身舍此奚適諫茅之地舍此焉求且桃源人
家制度易於爲力橘洲水鄉膏腴足以資生人民有淳
朴之風犬守無喧呼之擾哉同歎昔人避亂跡遐邇方
今我微軀此地可適從此依止老宿而未晚更何富貴
功名之可圖謝客尋幽從來本慣何驅逸興忍令其孤
而况此山其爲境一重一掩即我肺膈信乎尋幽慣矣
其爲物非鳥山花卽我友于信可免與孤矣豈獨我哉
當年宋公放逐經此其題壁遺跡至今分留物色以資
老夫之遊老夫存此題詠使後人憑
吊老夫亦猶老夫憑弔宋公云爾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船

四句
叙別

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

二句
酬詩

南瞻按百越黃帽符君編

二句
送別

我少遊郇取別君四十年矣彼時一命猶微卒已簪筆
御府夫君奉天子簡書至此是王言不宿時而泊船洞
庭湖者爲訪我故耳且貽我四韻其中寫到郇取別况
使人難讀今日泊船把臂正當洞庭春深時四十年中
豈繫無春似四十年來之春偏深於今日把臂前也君
此來爲按百粵行見簪筆南去我客湘江引領待君能
勿黃帽
欽斜哉

白馬

時崔璠見殺於滅
於白馬璠所乘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雙貫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

四句
被殺

近時主將慘中夜商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

四句
傷之

崔瓊被殺白馬從東北來者但貫雙箭馬上即意氣不復見矣昔楚人貪商於而絕齊秦人負商於而敗楚商於地止六百禡舞無已今主將被傷賊臣交戰中夜未休益意在據渾猶楚人貪商於地也夫喪亂之時死者多門或得其正或不得其正在瓊之死誠得其正者使我淚下如霰耳○按賊玠犯州城時以殺達奚觀爲名崔瓊惶遽走逢玠兵遂遇害之說

入衡州

時衡州刺史陽濟同道州刺史裴矩合兵討賊玠公避亂入衡兼依濟且由衡及郴時公二十四舅攝郴州也兵革自久遠興衰着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得狂老將

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重鎮如割

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以上舉往事說入以見致亂之

故嗟彼苦節士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爲郡兀者安堵塲壟

微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怒已獨
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元惡迷是似
聚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發中夜高煙
燒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
汙以上叙准銷魂避鋒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
臍肌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
昂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轉妨悠
悠垂薄俗鬱鬱回剛腸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片帆在
邗岸通郭前衝陽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星
烽檣蟠城隍以上叙避亂入衛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巖廊扶顛持

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問瓊樹高談隨羽鶴無論再續

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闌蘇生在勇銳

白起強

公自注錄
生侍卿漢

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氛埃期必掃

蚊蚋焉能當

以上頌
美衡守

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

雨厥土聞清涼諸舅剖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

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流匪珠玉擇木羞

鸞鳳我師稽叔夜世美張子房

公自注彼
樣張勳

柴荆寄樂土鵬

路看翺翔

以上入
郴州

國家用兵久矣其興衰之故亦有帝王所爲何如耳昔

者漢家威儀甚是照耀祿山一動遂至猖狂老將如哥

舒翰者潼關失守兩京蹙陷從此清邊皆生戰場夫潼

關失律雖翰之咎而祿山敢作亂者明皇優容之故耳

甚矣匿瑕忍垢適以長亂河岳余湯不足恃也今日河
北重鎮割據一方駕馭權輕紀綱廢墜以至軍州將帥
各自爲制竟猛任性往往失宜何怪偏裨驍悍不能復
馭篡弑公行哉崔璠本苦節士與世寡合其爲郡無論
其他卽如寡妻人所易虐者自崔璠爲郡使之得所如
兀者安於堵塹蓋由渾俗凋敝民爲邦本故哀矜以爲
常乃馭將則非其任也夫府庫之財支給軍士無須過
防者况於已則怨待人則苛能無召多憂增內傷與府
庫封賜予吝偏裨卒伍衣食不給因而元惡以似是之
言煽惑帳下逆謀洩王將倭湖南罹殃矣向者限酒肉
單衣裳今也劫府庫分粟帛不獨火焚徹夜甚而殺氣
吹湘夫福善禍淫天道明徵亂臣賊子難逃冥譴今何
顛倒渺茫也渾亂如此我將安適於時銷寇避鋒鏑之
加重斲穿豺狼之窟行藏不定進退維谷猶幸兒歸免
禍女乳在懷雖已脫虎口而遊行似屬僥倖不能叱白
刃而使散有愧激昂蕭條水陸之程地不服位矣沮渡
漁商之侶人不暇擇矣報主年衰入朝路阻明知薄俸
悠悠且隨亦有剛腸鬱鬱坐困計惟衡陽焉城頭華表雲
路窮洲渚帆轉林篁遂由柳岸達衡陽焉城頭華表雲
鳥高窳宅裏名園花香撲鼻而况旗亭壯樓櫓雄大其

境却刺史矣。刺史何入陽中丞濟是也。巖廊重望，彈壓邊疆。蓋刺史而兼中丞，則以推扶顛，旣爲柱石以標獨坐，更稟風霜。我舊歲入衡已親瓊樹，今茲纒絙定慰蒼黃。而問誰似劇孟之俠爲七國所畏，似馬卿之才更四賦皆長。刺史門闌有蘇生在，夫蘇生俠是劇孟，才是馬卿。乃其勇銳又是白起以坑賊臣，何難之有。今日各州刺史協力討賊，問罪之師，形勢已富。夫師出以律，否臧則凶。果爾凱歌，則與否臧懸絕。是叙埃立掃，藏玠蚊蚋不足當其撲滅也。我由郴州達衡州，更由衡州往郴州焉。蓋郴州橋井從來古蹟，蘇耽仙山足引舟航。我此行正厭暑雨，乃此地最爲清涼。况諾舅當州事，頻繁之時有書札屢及之。誼彼江總，原托外家。是莫親於舅氏也。謝安從來乘輿是莫美於仙山也。自愧下流，難爲外家珠玉。縱然擇木，蓋稱舅氏鸞凰。然所師者，嵇叔夜所依者，張子房。此處崔公實叔夜一輩幕中，張祿亦子房一流。我柴荆樂土，若將終身。舅鵬路翱翔，會須拭目。郴州攝事，豈足老我舅氏耶。○按崔瓘以士行修謹聞爲湖南觀察，使將吏寬弛不奉法，少以禮法繩之。下多怨者。此詩直從朝廷御將寬猛失道說來，以見悍將騎卒習以爲常，宜乎不服。崔瓘繩束有此禍也。當年明皇忍瑕

垢召介狄浸假至肅代習爲故事崔町殺郭英又而優
容之朱希彩殺李懷仙反以爲留後今玳玳殺崔瓚偏
禪上表欲以節鉞歸玳無非君臣忍玳玳之過耳故歷
言之馬則刺孟舊比刺史未合但張儀願爲門闥之厮
白起盡抗長平之卒繼又以
兩人此淚測淚爲人可知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愧爲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昨脫身亦奔竄平生
方寸心反當帳下難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我非丈夫
特沒齒埋冰炭恥以風疾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
膩可漑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改昏旦
以上舟中苦熱遣懷中丞連帥
職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士卒旣輯睦啓
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稍逼長沙館鄰好彼克修天機自

明斷南園卷雲水北拱戴晉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

以上奉呈

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

陽中丞

衰憊四句通簡偏裨凌三上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回

臺省諸公

首增憤惋

四句言蘇玠之黨

宗英李端公守職甚昭煥變通迫脅

地謀畫焉得筭王室不肯微凶徒畧無憚此流須卒斬神

器資強幹

六句謂李勉

扣寂豁煩襟皇天照嗟歎

二句自言

表自愧為湖外客無討賊權坐視此亂混黎疇徒奔竄
耳披崔璠平生心事無愧無作反遭帳下之難我不能
一此元惡出賢良於白刃安在其為丈夫特亦沒齒埋
沒而已雖曰風疾豈不抱疚但既以風疾為辭不得又
泊湘岸逗過其地故遂脫身奔竄也夫舟熱雖苦垢風
喜竊道賄難堪蒼生宜救猶幸中丞有連帥之職封內
事無大小其權皆得親按非我湖外客比前驅問罪整
旅啓行率此勁師直搗賊窟一中丞已足當之况上游

健卒將集長沙鄰好克修獨斷在我而圖封豕卷雲水
而直蕞渠魁北拱朝廷戴霄漢而共獎王室美名著長
策紆矣我既奉呈陽公因而通簡臺省若我公虬若李
公勉今皆會師於衡數公子者或臺或省皆有茂叛之
心起騰激表其矢將伯之義所望中丞能帥先耳况偏
裨諸將罔惡其濟三次上表以明賊珩之無罪欲以節
數歸之其函莽無知畧同一貫此始謀之人不知爲誰
不禁回首增憤耳若諸公不早除兇使賊臣得有節鐵
事不可爲矣謀公中李端公尤屬宗英其守賊昭煥必
能出奇制勝料敵如神於迫脅之地變運不格其所謀
畫豈由人算中丞有維翰之托宗英有維城之寄扶王
室殲兇徒決不使王室卑微兇徒驕橫其兇徒必盡殺
乃止然後神器莫強幹張即王室不微矣我懷憤惋尺
寸無權扣寂賦詩絲願自遣耿耿此心付之長歎皇天
在上實鑒臨之而已○呈陽中丞曰此流須卒斬呈
今日與在北坑趙曰斬曰坑盡絕之辭蓋亂臣賊子不
容覆載當時朝廷姑息養亂公慮諸君復有杜鴻漸調
停崔旰衛伯玉調停楊子琳之事故切齒言之唐藩鎮
有事皆用偏裨上表假衆論以脅制朝廷故有偏裨上
表句三上言其要求不已也或曰初崔旰殺英又楊子

琳起兵討賊，止鴻漸各授官以和解之。及子琳攻盱眙，還縱兵浩變，稱伯玉請於朝，以爲夔州團練。及賊玠、崔瑗、子琳聲言問罪，取路而還。公詩所謂偏裨表三上，函莽同一貫者，合前後三叛言之。按子琳兵時初發，澧州取略而還，事尚在後，未合。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南紀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叟山雲。四句雨前

層閣憑雷殷，長空面水文。二句江閣對雨雨來銅柱北，應洗伏波

軍。二句有懷裴公

江漢爲南國之紀，風濤且壯，無奈陰晴之象，久而不分。使行地之日，爲流度山之雲，亦濕也。未幾雷鳴層閣，雨布長空，雨何來哉！自銅柱北也。伏波之軍，得雨應。洗瑞公對雨義，與所拈罪人得凱歌作其此象與。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樵悴嗚呼

已十年僞服傲於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

以上學
技久衰

我

行瀝庭野歎得文翁肆伉侷子行若舞風零至周宣宜

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

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閣講堂非曩構大厦

加塗墍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歷戎馬

氣林木在庭戶密幹聲蒼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塔陀耳

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

以上新
學堂成

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

南紀收波瀾西河共風味采詩倦跋涉載筆尙可記高歌

激宇宙凡百慎失墜

以上寫所
呈之意

自安史作亂。鹿頭久等紫微矣。先師祖豆委於草莽。余
甲盛青衿。喪十年於茲。儒服難問。余甲盛則征夫之休
息無期。儒服敝則學者之素志不振。當時國學室堂半
居軍士。成均重地。委諸宦官。鄉學可知矣。不謂洞庭忽
開文翁之肆。旋見胄子。來詠舞雩之風。豈非周室中興。
聖道未墜。才足賴渙然更新。與夫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衡山雖小。大義首恢。其見縣尹之心。根源舊宮之地。
其講堂則新建。非曩構也。其大廈則舊製。加塗堅也。其
講高宮廣。則百人可容。一望深遠也。夫詩書可爲干櫓
衣冠。可禦強暴。晉信修泮。淮夷率服。當此亂賊充斥。空
在文教。不足革心。今日雖無三千之徒。乃戎馬之氣。卽
此可歷矣。於時林木蒼翠。於戶庭。若見杏壇之茂。清泉
澄澗。於朱夏。若挹沫泗之源。書聲傲殺氣消。則紫微
旄頭滅矣。天下邑儒生。得與文翁之肆。豈長安胄子。終
外孔父之門。我繫懷故國。幸見新學。忽減愁思耳。南紀
波瀾。指日應收。西河風教。從此共闢。雖太史軒車。採風
不至。乃老成文獻。載筆寧忘。所爲感激高歌。勿使仲尼
之道。將來墜地。則陸宰明德。亦與此堂俱遠也。射城
外作亂於瀟。篇中戎馬。殺伐南紀。波瀾皆傍此說。勢駘。謂殺伐之氣。在若有若無間。

朱鳳行

公以朱鳳

比陽濟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願求

其曹翅番口噤心甚勞

四句求曹

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

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鴞相怒號

四句求曹之故

瀟湘之山多矣衡山為高。衡陽濟有連帥之職為諸侯長。衡山有朱鳳羣鳥隨之。衡山有陽濟諸刺史從之。乃朱鳳之聲嗷嗷然若有所求矣。聲嗷嗷者如控大邦哭秦廷為求其曹耳。求其曹者懼勢孤力弱故側身長願又恐其曹不協力而嗷嗷愈急也。陽公身攝連帥同爾兄弟詢爾仇友其移檄乞師情有如此者。人但見其翅番口噤不過側身聲嗷嗷耳。豈知其為心誠甚勞哉。心甚勞者豈私一己其心愍百鳥在羅網也。其心愍百鳥中黃雀最小猶難逃也。願分竹實以及螻蟻使不為鷓鴣所殘是則朱鳳之心耳。陽公之思急拯百姓何以異

是至於鷓鴣若鷓鴣。盡撲殺之使相怒號亦不惜矣。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懷興盡
本約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
屬江漲泊於方田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渺

二句總起

義士烈女家風流我賢紹

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朝翰林後屈跡縣邑小

六句美聶

今知我礙湍濤牛旬獲浩漭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旂孤

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鶴鶴矯禮過宰

肥羊愁當置清醪

以上書致酒肉之故以下叙阻水心事

人非西喻蜀興在

北坑趙方行柳岸靜未話長沙擾崔師乞已至澧卒刁矜

少同罪消息真開顏愁亭沼

公自注城玠殺崔璠長沙獲

師已至袁州北楊中丞子琳

未陽有令忽馳尺素訪我荒江出意外矣奪因此令非
他人係義士弄政烈女妙蓄之家其風流不同今能招
其美烈有此訪耳即依相孫名兼暮者亦以人倫之喪
相推借令以翰林後人屈於州縣也今日訪我豈非知
我哉知我荒江阻水已值半旬爲值滅圻之亂殺元戎
飛白旄我之孤舟鬱鬱難開處此僻路悄悄殊其不能
如猿猿捷足馳於山嶺鶴鶴矯翅翔於雲際窮途甚矣
酒肉見遺斯禮也視宰肥羊而過之此愁也得留清醪
而可釋癯賊之典因而勃發顧此賊臣非如可馬於巴
蜀可論以徽密如武安於趙卒悉委諸坑我思與賢宰
一話此事奈方行郡岸江濶難前但聞侍御乞師自洪
州來已至袁州中丞勳卒舟灑水下已臨潭坑側耳聽
之消息已真對此亭沼喜動顏色我且泊此方田驛側
耳聞滅賊好消息也公卒於未陽未嘗回漕考鄰答詩
未陽江口春山綠樹哭應替杜甫墳鄰去公不遠卒於
未陽墓於未陽似爲有據不獨元稹墓志竟以寓卒爲